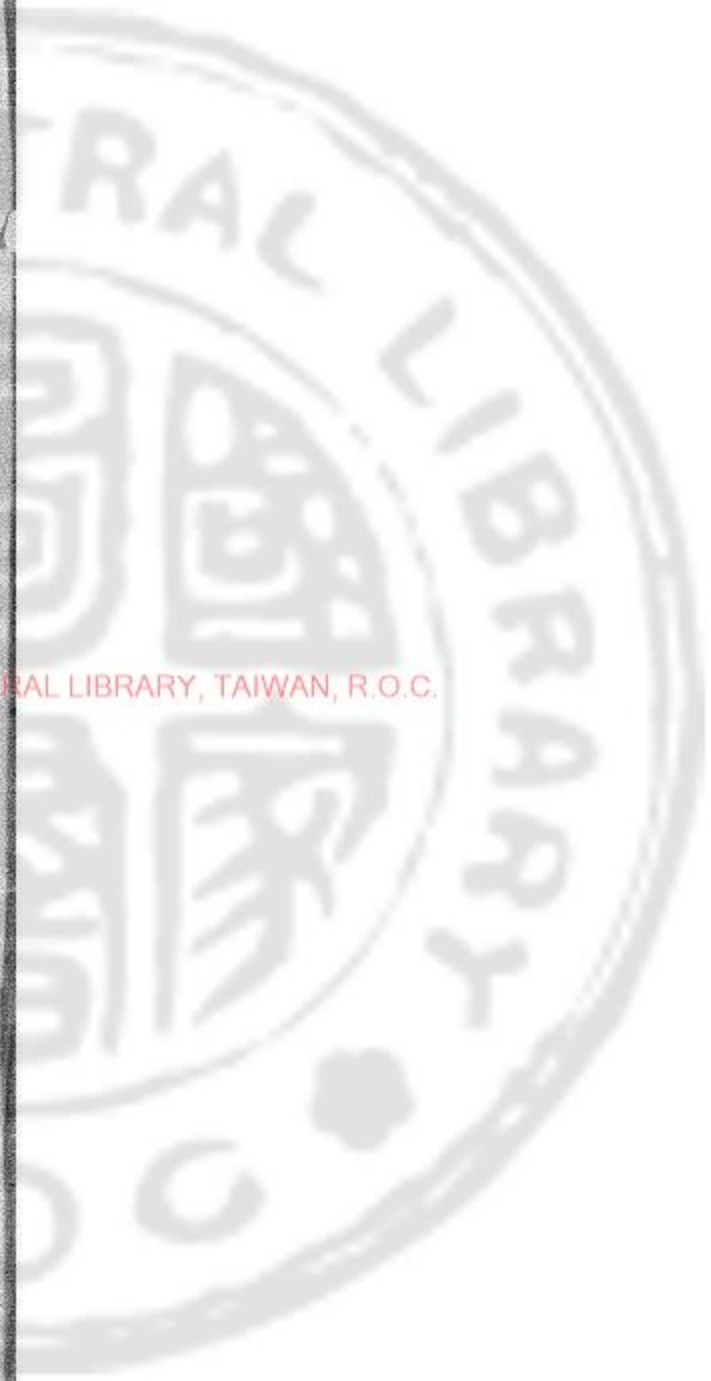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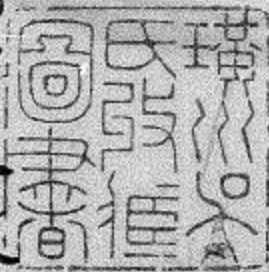


網山月魚先生文集序

學必有師師必有傳人揚雄之徒以侯芭為傳人授業河汾之門者衆矣以董常為傳人侯董皆窮鄉匹士功業不著于世而師道之傳在焉隆乾間南方學者皆師艾軒先生席下生常數百人去而貴顯者相望然自先生在時言高第必曰網山後先生卒六十載學者論次先生嫡傳亦必曰網山夫未遇一布衣死則死矣而能亢其名與當世大儒並行非孟氏所謂豪傑之士乎余嘗評艾軒文高處逼檀弓毅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它人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奧



者惟見其寂寥而掃短者縱使逼真或可亂真猶虎
賁之似蔡邕也優孟之似孫叔也有若之似夫子也
形也至於網山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意得
少陵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絕類唐人疑老師當避
其鋒它文稱是然甫五十而死子名簡子字綺伯客
死其後遂絕余童子時師事綺伯又與網山之嫡孫
行林侯肅翁交友肅翁既序其遺文矣克莊復識其
後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月魚先生
前史官劉克莊序

網山月魚先生文集序

儒者之學難成矣學成而窮不售則以空言傳此不
能於人能於天者也然巖谷之藏草木俱化非附青
雲之士則姓氏且就堙滅其言豈盡傳哉是區區者
可必乎或曰芒芒之生宇宙一律其間傑然以人物
名者十百年幾見哉於人物之中卓然有見於斯道
者又幾見哉雖不幸擯棄於人以死意其言語文字
之遺鬼神必且珍惜之決不至委擲於他日今夫泮
汪禪仍衰榮霍忽其摧敗朽落鼓萬物者何嘗少靳
之至若劍埋鼎沉一混泥滓則精芒夜出妖恠見焉

必使華赫震耀而後已豈非以其不輕得故亦不輕
委歎見伏遲速特以時爾然以余觀之月魚氏竊惑
焉據槁梧吟空山生無一事如其意年終五十死死
未五十年而子孫并益不守松楸且幾禿身前後之
窮有不可道說者遺文僅數卷獨吾徒猶有知之至
示之他人莫不掩鼻嚇去是豈能必傳者哉果傳也
不應擲棄至是儻所謂鬼神是耶非耶雖然未可以
耳目懸斷也千載而下烏知不有月魚者乎人心具
存太虛亡恙然而無有乎爾孰曰無有乎爾或者之
說尚庶幾焉吾黨寶而竚之可也先生諱亦之字學

可姓林氏吾邑龍江人受道於艾軒自號網山山人
月魚氏生高宗丙辰終孝宗乙巳請而祠於縣庠也
今上辛卯後先生之生百有三年承學從事郎新平
海軍節度推官林希逸謹序

希逸甲申客壽陽嘗集艾軒月魚二先生之詩序
而名之曰吾宗詩法今十有五年躔甫以是集來
求余文俾書其首故帙偶遺追憶不復得手先生
之文重有所感因更敘數語云爾若其格制精嚴
趣味幽遠具吾宗正法眼者當自知之不待予言
也既書遂以歸之橫塘劉氏



網山集卷之一

古律詩



奉題林稚春^半菊花枕子歌

故人所說菊花枕似把冰丸月下飲秋水一雙明炯
 炯數在青囊第一品狂風江上吹蕪葭此物往往得
 之嵇康阮籍家閉門誦書二十年眼睛損盡生空花
 建陽小作箸頭書殘更燈火亂蟲魚石渠文字大如
 斗場屋歲月又不偶却來南山青草邊東西四至盡
 為菊花田手提長筐向山曲一下收拾三百斛昨者
 昏寐才起來解把簷頭小字讀乃知妙物通羣^{一作}神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仙一切藥累應棄損

奉酬稚春梅花行

稚春云草堂梅花一枝大不
凡新詩見餉却不曾寄花來

因道此意
以奉酬耳

草堂梅花千萬枝新詩品題何太奇可憐一枝非凡
群賞心何人空自珍請與君談別花人如或見之當
俯身西湖一帶何蒼茫娟娟數枝臨水傍上有幽人
眉骨橫終日對花情意生花如秋月照芭蕉人似春
風吹野苗人與花枝自與親一篇至今吟如新胸中
若有一點塵縱對此花無精神平生不識市沽兒四
更誦書長苦飢摩挲此腹遶踈籬笑折花枝花自知

戲題稚春杜少陵詩集

十年蕭蕭去武林橐中唯有謫仙吟君今失意還山
寮少陵詩集如明月自恠平生每相似窮愁嗜好亦
如許飯顆山頭舊相逢安得娟娟同處所故人語我
明年冬或騎大馬長安中或倚書樓頭如蓬即見雙
劍終然同我聞此語驩且劇視君狀貌如其筆兩目
津津可終適此物應藏月魚室月魚文字非時好已
問菟裘吾將老綠煙亭下黃花時兩手抱取歸柴扉
和季監倉謬欲遊龍卧山以海風大作不果往
枉蒙龍卧篇如睹藤蘿境十年招隱士欲到此山頂

坐石誦離騷掬水弄清影無人同荷鉏長愧林下景
昨者逢李侯一笑便驩領為言有明月公事且暫屏
騎驢學賈島捫蝨喚王猛雙鑣雲外來斜帽不須整
夜接招提宿聽雨寒更永論文到昌黎說詩笑匡鼎
悶人數日風何時發深省

丁亥九月十六夜偕李監倉宿龍卧山中聽雨
看月同時事也所謂魚與熊掌兼得之賦詩
一篇以紀其事

相喚此山來狂風吹我衣把酒桂花下山雲片段飛
掩門雨初滴開門月還上倚樹看月明半山聞雨響

人間有佳景詩句頗發越何曾似今夕聽雨還看月

九月晦日登烽火山

興來走上烽火山著足不定秋風寒四邊黃茅滑如
雨低頭一看毛髮豎幾年要到紫菜鄉大練小練并
東牆如今一時在眼傍白雲浮水天茫茫酒闌更欲
弔虎屋無端日脚相催促一奴魁髻一跛足逐我下
山如野鹿

見獨斯行叔綺子為赴春試一出江頭送別殊
令牽懷聊為已闌行一首以道此意云爾

已闌獨還歲月深相送出門自沉吟十年交舊總如

許狂歌一曲傷人心今人讀書如遇客壺殮只向市
頭索吾曹苦思腸幾穿安得相逢不索莫念我平生
弄典墳六月北牕長閉門雕肝篆肺得一句旁人袖
手評其文思量至此復一笑如何躍馬追年少我今
聞說有場屋兩耳如聾怕聽得網山山下月魚亭就
船買魚活煮羹何時挾冊北來歸議論不到吾縱橫
故人年幾今猶未正好款門問知己時命相遭不用
多或在半言并片紙老人校書紫雲樓相見或問吾
因由為言索處海水頭蓬萊方丈不可到此心日久
徒生憂

秋夜同章三十九弟次卯宿延慶山中紀遊一

首

芭蕉月上照牕扉屋裏老僧眠不知起來樹根飲一
盞舉頭忽是三更時藤蘿一處一處好我亦持盃隨
處坐山雞忽叫野鍾鳴滿地西風愁殺我

古意

深夜步秋檐明月照石堦所憶不可見乃愛徒興懷
我欲掛天帆長江風浪摧我欲跨綠耳蒼林煙雨回
只有坐長想佳人安在哉何時覿來袂雙目同同開
邑大夫范丈處義寵示廣陵餘事泠然誦之歷

歷慘惻如在目中輒賦短篇紀所聞也

嘗閱淮南圖蕭之草屋少人居及讀廣陵集惻之我心欲垂泣吁嗟戀鄉國生死不肯去遺笈終一動殺戮先此土可憐此土人父子無白頭不死於飢即死戰性命只在道旁溝更聞維揚有鬼市銅錢酒史變為紙都綠白日殺人多所以冤魂有如是君侯壯思凌雲空青衫匹馬戎幕中當時轅門眼所見長歌短歌淚如綫少陵嶮崎夔峽路一切悲愁託詩句至今太史不足憑誰有此詩為可據紹興辛巳淮楚功紛紛予奪或異同他年石渠訪遺事為說東陽有蔚宗

范宰登瑞峰塔續蒙寵寄古篇輒次來韻

平明眺遠目蒼波吐紅暎已瞻大鰲網復矚鷓鴣門宿醒雖已解衫襟猶酒痕憑陵不可羈徃之天欲捫却憶去年時舟後勞朝昏幼婦帶桎梏嚼飯不敢吞今年復此後溪山恣討論為有陶元亮心胸如阜坤范宰見寄遊草堂誰謂漁鹽市之什輒同賦一篇不用元白唱酬之法

誰謂魚鹽市乃枉大夫軒既登雲霞觀更尋薜蘿村松枝何夾道萱草况當門借問阿誰家此為故人園倚竹坐半日論詩到初根愧無捫蘇姿敢辱輟鸞言

勞之青衫客莽之紅塵奔所至有山水何曾解討論
君侯食肉相杞菊為心魂一縣固多事終朝如山樊
行旌遇佳勝呼賓羅芳尊有此幽寂趣從容以剽繁
范穿同鄭簿公敏應尉振送戰船至海上招野
一人同遊賦得可月湖一篇奉呈

可月湖邊送戰舸長嘯便欲凌清波好風吹帆如去
馬鼠曹若可雙手把青天無雲水初漲一山兩山浮
水上平生瞻意少羈束叩舷長歌心益壯生平誦書
口啾之何似一日觀滄流厖眉太史足重蘭盡驅百
惟歸筆頭羣公焚之皆人物我亦自忘布衣拙恢諧

莫續濟川君可無一詩記明年一作月

丈人行答通平林簿

丈人乃泉州人嘗客紅泉與艾軒論樂軒律網山不知其姓名但稱丈人尊之也其後乃子

祖龍一出羣儒怒滔之稷下如抽綫樂以聲傳非文

字千年闕斷無人補昔有丈人壺山前紹興甲寅乙
卯年定律不待繁黍起瓦岳皆可成宮徵更言吹律
隨條汗百世不以一聲拘此法漢魏周隋無紅泉得
之延坐隅一時河漢東西奔姓氏胡為旅人門我欲
翔之還皇墳要以六琯為根原九蕭鼓吹百物和羽
衣狼籍漁陽戈須信樂能召太平非是太平為樂歌

丈人宿草飛甍，乾旋坤轉誰更堪。忽有尺紙如春
蠶遺音石笋天。一南三更把書不成眠。四更起坐霜
月懸五更開門欲上馬。畢竟此人何山下。

賀江宰壽生朝

清秋八月乙未弦。河陽市上謳聲傳。今年百姓杯飯
足。敢不祝公長命篇。青衫白馬鳴琴初適逢。吁嗟舞
羣巫。日維對案愁眉紆。退食皇之雙頰癯。家雖貧困
仰母慈。村之樂業無逃逋。况此一熟十年無。東家西
家未滿車。窮儒如儂四壁立。亦有甌窶可讀書。縣人
安得此豐歲。實以善政吾非諛。昨者越上人苦飢。公

一主簿何能為。自穿滄海告鄰羅。所視身命半縷絲。
長風駕浪海波黑。舟人各之面如墨。尚據胡床取紙
筆。為文憤怒罵風伯。翩之盛名日以起。四海識公從
此始。總謂六鰲帶歸去何哉。雙鳧更來北陰德。由來
活人多龜齡。鶴筭定爾過。况當竹下園。碁日續紛百
福連山河。

荆楚風俗八月初四日鄉人
於竹下圍碁勝者獲福也

奉酬監鎮梁丈所惠臘梅之什

臘梅好。花枝閑官亭。楚之歲事闌。思量窮冬損情
思。感激芳意生。容顏孤標不是如。許骨野落可能禁
此寒。誰信魚鹽屋。詩客三更遠。樹興未殘。

答稚春送瘞鶴銘

烹魚蒙尺牘，瘞鶴有殘碑。老去無他好，朝來愜所思。
幽懷增感激，妙處自傾欹。喜劇還生嘆，如今愛者誰。
答稚春所寄詩卷

不見幾多日，詩篇句句新。沉吟堪贈灸，塗抹更精神。
世俗難知己，文章却解貧。竹窓休苦思，苦轉愁人

草堂同龔呈稚春

雲錦堂前花作堆，尋幽養靜屬吾儕。高之下，黃柑
樹曲之斜，碧草堦數點，遠山如越縣，一條寒水似
秦淮。龐公父子能留客，我亦三年忘客懷。

奉酬監倉李文金橘銀魚之什

為有風流賀季真，道齋從此往來頻。錦囊牙軸詩千
卷，金橘銀魚酒一巡。見我每呼蓮社客，看君還是竹
林人。有時夜話寒更盡，明日相逢語又新。

九月登龍卧山

丁亥九月同李監倉宿龍卧山，越三年復與
二曹叔姓海陽章尉為此遊，而監倉已沒矣。
今茲九月二曹并海陽又不可見，首尾凡八
年，有是存沒對酒悲慨，情見乎詩。

復此雲山飲，吁嗟空自勞。三迴看杞菊，兩度歎蓬蒿。

昨者唯傷李如今更臆曹海陽真俊逸一等野墳高
九月遊龍卧山留一夕明日值雨坐起上人房

偶題

野興更周遭應遲問大刀山房逢雨好人意與秋高
多謝烹鮮乳還令厭濁醪重來煩累少款款聽蕭騷

歲晚山樓書懷

讎鼓逢之起江邊歲又除哦詩猶古木高枕尚僧居
脚垢時忘洗頭蓬月懶梳自應塵事少非我故耽書
林試歸訪綠烟亭

竹徑紫紵去相逢情若何江從木杪見秋向菊邊多

謾有風濤想如今歲月過唯於交舊裏聽取碧雲歌

陳文煥秀才所宅近市憑樓一望西山宛然墮

几按中縣之豪雋唱酬不下數十百篇野人

後來承聽許不必似韻故為之賦一首

西山簷外見何必鹿門行近晚市聲合疎簾野意生
終朝如此好初月更多情却愧才華鈍三年句不成

縣學東軒

莫道東軒惡朝來意欲迷平田飛白鳥高木叫黃鸝
林闕孤峰出簷低遠樹齊雖然有佳趣那似海門西

江上

敗絮滄江上柴門落日中論文誰與共覓句不須工
壯思如秋葉搔頭似老翁崎嶇村浦路敢自說豪雄
陪范明府與諸同官飲新亭是夕以莞爾榜之

因賦此詩

把燭新亭下迂踈一作踈在聊爾歌酒緣人品勝官要野
情多燕豆客俱好漁竿人亦過誰知武城笑深自惜
嗟陀

瑞峰院夜語奉酬鄭簿

百級上層巒呼燈同所歡甃杯真有道行李似無官
妙語勝態掌疎才愧鷄冠古人相見意不作酒看看

江樓陪范長官宴自警一篇戲呈鄭主簿

幾回過海上昨日暫躊躇未盡尊前酒還奔使者車
官人無少暇賤子敢安居一畝芭蕉圃如今要自鋤

奉送范宰秩滿還東陽

語違今幾日猶更上層巒一作巒情自緣君子吾非
送長官衝寒去程遠惜別賦詩難政拙為遺愛留將
識者看

翁丈柔中同姪昭文相訪留兩日既別贈以詩

委巷無過客明燈迎此翁驩欣寢齒拚羞澁酒鉞空
燒芽隨家法論詩到國風胡麻煮清棗更擬故人同

網山二首

嵐濤生長處土地屬東隅樹々懸魚網村々叫鷓鴣
酒旗孤嶼見書卷一山無欲趁雞豚社深慙身業儒

其二

屋舍高低住比鄰活計同一作衣裳笠箬嫌月白螃

蟬要霜紅吠犬隨村落賣魚成老翁地鹹耕種少海

熟抵年豐前此和李倉詩序某欲於網山下結茅為

催促為此行且以輞川鹿門為同日事令人轉有終

焉之想今欲且畫網山圖掛於西壁下篇詩才酒日

買山一件徐問之未晚耳

續夢中所見兩句

長劔歌明月吳門一夜過紅樓何處是為說馬闌坡

記九月二十五夜夢中作

藥圃幽人徑桃源處士居歲時雖屢改蹤跡尚如初

延慶寫真贊二首

住山頭欲白何爾大柳榆却厭舊時面丹青別換模

其二

秋雨秋小夜縱々自橫々平生無罪過不合去為僧

春晚招石門陳居士森游麥斜巖破新茶因讀

南華齊物論二首

叫破殘花深處眠麥斜巖下畢逋前更湏汲井開茶

具讀盡南華齊物篇

好：輕衫清晝便短鈕欲乞此來田只應荷蕢無青
髮且謾春風二十年

范公彌誕之辰輒述閭巷語為邑大夫壽且俟

採詩者

錦樓壽曲未湏吹且聽江邊老婦詞但願年々好官
長一如官長在官時

同范長官鄭主簿送戰船至鹽嶼江上奉酬應

尉

相送長江風浪輕尉仙真自好心情四更明月宿何

處魚骨山前第一程

題長樂縣靈峰寺望日亭

唐子十月
十六日作

雲母江邊有草亭分明見得日頭生一村籬落更何
處此已無天只水聲

題嚴子陵釣臺

莫向金門傲冕旒歸來却要着羊裘乾坤不是劉文
叔那得長竿到白頭

林井伯母生日口占

由來此母如吾母再拜一危復一危最好年々作生
日碧蘭黃菊與同時

淑人生日口占

方朔曾為老侍郎麻姑來降紫雲香壽杯今日逢長
至款之長年此日長

重陽次日登城山

城山飲罷冷侵衣湖上重來月滿卮未愛踈籬黃菊
日景憐秋水白雲時

重過紅泉

憶昔嘈之來拜經秋燈秋雨苦吟聲如今秋雨秋燈
夜大半當年猶未生

秋日題

漠之騷之如卷砂當門枯木見巢鷓秋林最怕風吹
盡一直愁心無樹遮

九日下水口

黃花時候苦思鄉急水還家一日強不道南風打頭
上客船搖櫓作重陽

草堂老人和仲平頭七十宴客綠烟亭輒賦口

號一章以為草堂之壽

今年七十多青裏莫把仙翁一例看再拜尊前為翁
舞草堂最好是無官

辛卯歲應舉過西峽渡

白鹿山頭雲欲頽，峽門灘下水如雷。錦囊破裂元無用，席帽嶮崎還更來。我自未能逃世俗，人誰便解脫塵埃。扁舟且趁牛羊渡，莫問如今第幾迴。

寄精巖谷堂惟頤老宿二十年，欲訪谷堂觀筆

法，因循去未得，偶逢水西客，沉吟久之，因寄

此詩

隔浦娟娟古佛廬，紫迴欲去更踟躇。敢誇柳氏元和脚，要問隋僧智果書。見說交情多雋達，每慙識面尚生疎。山頭紅葉知無限，可許閑人暫寓居。

寄范都廂

南去封題久不聞，北來數二聽寒暄。聯鑣太白三千首，擊柝長安十二門。飛觀凌空天子國，輕帆半日女兒村。淵明好趣柴桑近，官職高卑一作低未要論。賦曰：立十二之通門。

奉陪嚴陵史君楊校書興宗囊山夜語一別數

月欲再見不可得，因寄此詩。庚子十月作。

鄉塵一語竟何曾，却向他州逢李膺。白馬千山綠鬣，相送先生之喪史君來，吊往朱幡四海有嚴陵。鵝湖猶記通宵雨，虎石還同半夜燈。素髮相看終兩度，不知再見幾時能。楊校書云：要得一書藏石室為緣，新說自金陵。

秋試後再寄林井伯

方國三年一合圍，園門屢戰定高飛。人如我友無青眼，天豈斯文厭紫微。苦縣老聃終遁去，敬亭小謝未須歸。丈夫謀宦非身計，荔子山前有綠衣。

送井伯赴上庠

紫微巷口送征鞍，白社村前荳葉寒。一賦彫蟲如癸

水，井伯曾作千山羸馬上，長安短檠已自甘。投老健

筆，胡為未得官。鳳閣起家緣六館，州人更欲祝東巒。

井伯自號東巒子

得舍弟行可云之鹽官病後書

荷花開盡蓼花紅，遊子今年秋又窮。千里病眠鴻雁影，一書愁殺月魚翁。天寒好處予煨芋，日落何山汝轉蓬。名利不成作歸計，先生已老海門東。

舍弟客臨平

憑誰為問鵲，鵲原燈火三更殞。淚痕天遠未知萍，梗迹書來說在藕。花村年華似汝寧，為未場屋如吾已。

懶言壁水，井伯時為故人。今北去短長門，戶好同論

吳僧道潛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蜒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故詩人以名其地。如柳惲云：汀洲生白蘋。日暮江南春後人，因號白蘋洲。

借冊井伯

吉貝城邊寄此身一作冬復春故鄉歸少異鄉親蜀無擔
石雄何苦洛有書船蓋不貧綠水孤村何處客白頭
隻闕老門人令狐冒雪成圖畫還一作可許渠儂續作
接後塵

憶浮家洞

萬竹蒼々烏鳥啼一江渺々薜蘿西幽懷動處蘭初
長好句來時月已低年歲却從為客盡家書長是倩
人題疎鍾日落孤村立秋燕梁空歸思迷

寄表弟章由之為理由堆屋廬

苦來為客竟何為宅舍荒村誰與治別墅雖無輞川

畫生涯堪入杜陵詩身如燕子年々去家似漁舟處
處接丹井西頭曲堆下更煩歲晚定疎籬

送林子方秘書柝赴廣東提舉

秉轡嶺外丈人回奉使天南學士來萬里家聲蠻子
洞一門旌節越王臺驛辭瀨口初逢菊界入潮州定
折梅莫怕襄陽負韓約芸香又好賜環催

次韻奉酬致仕通直吳七丈上元所寄之什

空齋自合冷如灰何物龍鍾似不才日々讀書無處
用年々作客幾時迴君為諸老先生行我在當初最
後來可忍殘春對耆舊不携斗酒去相陪

次韻致政吳丈悅之和林縣丞褒丹桂非時之

什

青山湖上宅丹桂月邊枝菊蕊元同日桐花却並時
籠鵝翁不俗蠟鳳子多奇酒信三秋好先從數月期
藍田一廳壁黃卷五男兒問禮當年事芹宮未頌僖

次韻奉酬林仲雨

年去又來三月強詩成未了寸心狂已無精力能穿
鵝尚有頭顱可牧羊老栢縱教逢歲晚幽蘭本不為
人香東膠待補猶堪戰莫道今無識繞梁仲雨次韻云萬事不
成嗟畫虎一官那得似驅羊

謝林守元仲架艾軒先生祠堂

雙闕已嗟秋草邊兩楹誰作麥堆前幸逢皂蓋行春
日如見紅泉講道年工部先生天下士蒲陽太守大
夫賢斯文直待斯文出千載名聲與共傳林守詩云原上卧龍
無起日柱頭化鶴見何年

再用前韻和林守

清詠重々畫戟邊芳題短々竹籬前政如美稷西河
日詩到黃初正始年滕國已歌慈父愛韓門更感使
君賢銅魚好句關風教巴嶺賡酬只浪傳

奉寄雲安々撫賢文少卿林黃中栗

泥封款_之下青冥却許魔幢換使軒夔子城頭開幕
府杜陵詩卷作圖經十年去國未還國萬里長亭更
短亭可信明時好人物亂猿啼處是州廳

滕王閣懷古奉呈撫州別駕兼簡戶曹

城連帝子閣西頭水遶南昌故郡流山短天長鷗鷺
小夜深雲淨月星浮澹臺墓暗竹根古孺子亭荒荷
葉秋漠_之滄江無了日哦詩莫苦替人愁

江西試罷還故里八月二十九日過飛猿嶺連

日遇雨

萬里崎嶇愁不禁飛猿更聽雨淋_之剝將暑藥涼無

用未着秋衣寒已深刻鵲雕蟲成底事牧羊餒鴨負
初心還家漸近病漸好得句自題時自吟

秋試罷重九過滄峽

野閣村歸如暮鴉路沿溪曲似春蛇不諳水土愁多
病_屢野館忽聽鄉談喜近家一帶青小將屋繞數
行_{一作}綠竹倚門斜年_之逆旅逢重九今歲須看籬
下花

同安撫趙子直汝愚錢未晦菴於懷安二首得

重字

祖帳寒梅白未空已看新葉綠重_之八州斧鉞送行

客十里旌旗遠暮峰北斗獨高韓吏部南州爭慕郭
林宗一時賓主俱豪傑敢道招要到野農
虎夷長想蕙蘭蹤螺渚幸修桑梓恭詩造本情天下
誦學傳正統世儒宗三山過客日無數四海聞人此
一逢官燭行送歸路半村無月海雲重

別莆陽史君林宗丞二首

下筆翩翩如史君年過五十始朱輪蜀山久託無家
客滕國曾為負耒人先任福倅脫印忽聞過我里攀轅尤
更甚州民乍晴乍雨黃梅道好聽泥封下紮宸
扶羸十日候行期瓜葉初生荷滿池別袖難禁須進

酒離情未足更題詩飛鸞渡口還家後老鼠梯前列
闕時士論民誼如皦日甘泉直上豈容遲

別林黃中帥湖南

清秋緩轡馬如雲論定忠邪黑白分湘水傳呼新刺
史霸陵改觀舊將軍平生孤節人難到自此一番名
愈聞定有詔書催入覲不勞下擔楚江濱

代上陳給事峴二首

謝安舊宅翠雲環復見新墻月樣彎市近豈容三島
客樓居頰向九仙山去天尚鬱金門步計日催歸玉
筍班好與衣冠添盛事一門三府照人寰

雲錦軒楹蘭玉階暫從仙仗下蓬萊良辰歌館聲
起明月粒樓夜々開天上李藩批敕于蜀中嚴武
我才曾知成都可教問舍悠然去即下紅泥促召回

暫還網山井伯以詩送別次韻

暫着芒鞋歸故丘新詩吟罷恍如秋麥堆去後惟君
勝荔子紅時送客愁好句合教吾北面生年長恨海
東頭如今別袂應須惜一日能留便少留

網山集卷之一

網山集卷之二

挽詞

艾軒先生侍郎四首

典刑還似魯人初
四海衣冠歸坐隅
涕落寒蕪嗟不見
月明蟬井白雲孤

菖蒲對客尚從容
明日紅泉夢已空
縱是千年有豪傑
六經人物只斯翁

繡衣曾出黃梅嶺
金印還游紅藥堦
勲業至今人道說
幽懷長是在空齋

黃柑時候曲堆村
長憶藍輿到葦門
恰是今年去年

日野螢衰草吊寒原

青龍陳君次膺四首

明月青燈合浦村北人惟此讀書園實家風義人年
落多少衡門欲斷魂

誰解題封忠敬堂長安白髮紫微郎斯名似不緣渠
作却最關渠泪數行

胡為春渚夢初回却是行舟恰到來數盡長亭過闕
嶺夕陽愁殺落花臺

欲哭芻靈河日時長江望斷涕沾衣夜香樓下如重
到鶴唳三更人已非君嘗以合浦書堂謁名於艾軒

武城之人其待先生如此忠敬也斯名不綠我而生
實以丈人視此事為無愧色夜香樓落花臺謂君之
東園也

鮑待用明之父四首

一經教子已青裾况又行年七十餘恰好遭逢身却
死北風門外只長嘯

去年一笑荔枝園今歲重來是墓門縱有青之舊時
樹已看斜日照黃昏

寒村夜雨斷人烟却有累之哭野田一飯誰能吊衰
草似君此事至今傳

讀盡東床一卷書不妨蹤跡向來疎劍津紅帳為門

戶想得多，送葬車

光澤朱君

諱賡字師言
或字少裴

四首

諸老蕭蕭似卷塵不堪再見素旌新
白頭縣尉卷簾
浦夜雨寒總是舊人

長記前回過我廬艱難步履喚兒扶
莫將馬箠敲門
去寒水無人野嶼孤

為官長者得聲名唯諾公堂如父兄
欲作汝南耆舊
傳不須多語盡平生

迥翁飛旆過前村一婦隨車一在門
何處人家有三
柩髑髏山下合銷魂

趙路分

丞相汝
愚之父

三首

二月餘干花草春天遙莫問謫仙墳
長簫不要吹哀
些愁投江東日暮雲

苦學聲名聞播紳傳家况復有麒麟
漢廷玉牒先多
士數盡慈恩只一人

每誇愛子對人言東觀同游有艾軒
我向築場聞此
語斂襟西望轉銷魂

林校尉紹老三首

落日平田何處村竹牆繚繞是高門
莫言雞黍未相
識一聽悲歌自斷魂

白浪漫天眼自驚吳兒一見欲飛鳴何人為述膠西
事十萬樓船有姓名

華屋共言清淨想長途還你去來緣念君陰德有如
此何事春風却短年

林少朋三首

海陽四十弟屢約為海棠之集斯
人不可見而公亦云亡因賦此詩

不覺潛然
兩悼之

年二月看花時野笛小園長短吹誰道今年看花

日鞦韆門外鼓聲悲

聞說當年歌鹿鳴黃花八月牡丹生何人為續夷堅
志好向橋東問姓名

幾回欲去醉花傍此事如今轉渺茫不獨哦詩吊金
谷更令掩袂憶劉郎

余侔父子鳳二首

廬陵別駕有慈闈到處官亭見綠水總為青山能送
老不知黃壤却同歸

誰唱雙棺薤曲悲前聲未斷後聲隨人間父子情何
限可忍長簫逐箇吹

盧氏母二首

為語歌鈴過野田不須淚眼更懸眉人間催促如風
葉誰是平頭八十年

小徑幽之竹逸門閨樓終日總無言若教誦得維摩
句應愧平生費討論

哭故人曹十九秘校叔明海陽四十弟自潮州
送歸樞未有哭詩故人於海陽為甥舅也沉
吟感涕因併以吊之

海陽天外已傷懷海陽章白水墻頭轉自哀却是人

生難得好兩年只見哭聲來

泪眼總乾更哭君殘陽破寺起愁雲故人海上能多
少已見江南有兩墳

小練林承事文炳父二首

薤歌終唱已堪嗟莫道生平隔海涯曾向網山圖上
見蛇門東去是君家

生前莫問劉郎浦死後還看孟母鄰遙想芻靈穿海
出浪頭如屋自愁人

曹不占二首

年之除莫即相呼夜語如君不可無為報歲寒同社
客今年不要作裁爐

有時街上斷行人猶見敲門訪子雲一種傷心向誰
語夜闌燈火只思君

鄭氏母二首

片之花飛上已村誰將雙淚哭寒原明朝况是初三
日好把酒杯為續魂
畫樓最好綠波前萱草還看白髮年更說列卿太常
老吁嗟一曲與人傳

曹廷輔二首

里巷相聞長者聲春風更有女蘿情殷勤為作愁腸
曲白日西頽月又生
綠水白鷗三月天哀簫長短使人憐草鞋踏雨同歸
去此事如今十五年

盧助教質夫二首

山中香火今誰在那聽殘春薤曲新第一傷心惟此
老父時諸客已無人
毗耶鈇軸五千卷淨几焚香心自閑蠟燭燒殘春夢
斷逢之哀鼓吊空山
方提舉公美

橫路林少臯

十年騎馬畫橋歸長記朱樓傍水湄今日悲吟想君
屋一如騎馬十年時

鄭唐仲

三閭未死已招魂却是狂夫不要論誰肯將身緣問
道十年臥病菊花村

夏循矩先生

歎惜青燈下偏旁古字通讀殘五車去贏得一生窮
未俗輕前輩何人念此翁傷心舊時宅颯已如空

林伯謨

幽情千木外巧思百花前好事如君子傷心嘆蚤年
挑蹊親意悅薤曲里人憐半夜悲茄起涼天野月懸

古龍孺人曹氏林高舉母

寒原何處哭下馬欲銷魂白日數行泪黃柑十里村
傳家猶墨綬聘婦盡朱門似此何多恨空漚不要論

孺人鄭氏林牧之母

國子先生宅相傳此母賢一哀孤嶼下再拜十年前
舐犢貪書卷飛鸞慰暮年夕陽聊寓曲終要到新阡
丹井陳子白母二首

哀曲梧桐夜何年首藉盤教夫前輩重好客婦人難
十月明朝畫孤墳落日寒鹿門催作黍此意竟長嘆

其二

嫁娶比鄰近門庭古木幽藁砧舊相好蘭玉久從游

雙鶴來何處孤鸞不到頭
通家立婢行愁涕白雲浮

陶侃母憂常有二客來弔不哭而
退化為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

松林林巖叟

誰學陶朱去梅花古戍旁
平生踈几杖哀曲損肝腸
稚子青衿雋東床綠袖長
四更笳鼓動月白水茫茫

揚巖州母

生長丈夫宅來歸御史門
吾兒天下寶此母里人尊
九嶺三江外孤雲片月村
同鄉無見日他國賦招魂

宜人姚氏
余母

別駕歸來日連年哭九原
白頭如此母丹旄只諸孫

燈火檳榔市簫笳梅子村
比鄰惱鵝鴨還阻弔幽魂

林義夫母

孟母何曾憾生前錦軸橫
東征鳳毛好西府玉昆崇
貝葉忘言處金牀瀉水聲
十年堂上客一曲自悲鳴

方士登母

傷心來計日各為一作淚
沾衣慈母夜長訣即君客
未歸短山長笛慘青草素旗飛
料得楚人些連篇說

斷機

清遠尉林昭遠 孔章

一宦辭南海蕭然百念枯
里閭稱長者門巷似窮儒

死日分明去生年爾汝無傷心哀鼓動寒月野園秋

迎仙致政王修職衛

晦德香泉下秋風知一作幾回襟懷如阮達門闕自

唐來立馬曾交語寒蛩重一哀生前雙錦軸亦足慰

蒼苔

黃司業定

未作鵬飛萬里程一時英俊已錚錚只應傲雪凌雲

氣合得驚天動地名明月酒杯如李白暮年官職似

陽城秋風癸亥古祠下多少行人淚眼盈韓退之癸亥年守潮

本朝陳文惠克佐及黃魁並以是年出守故此即有三癸亥祠

戴少美晦之文黃石友

一聲哀管水邊聞忽憶秋風留月軒洛下書生來問

字襄陽者舊亦過門遊梁無限通宵話訪戴如今何

處村縱使鸞封到幽壠白雲荒草不堪論

陳伯順夫婦

晴春相一作見未多時忽嘆霜蕪雪屋非僵瑟樓前

方悼往吹簫臺下竟同歸讀書歷歷向秋樹織錦悠

悠空曉機須信人間仇儷重生年死日不相違

陳仲罕母

橘林霜後欲寒天一作黃柑時多記陶家作客年碧

侯欲霜天

水青山如昨日白雲紅旆是新阡嗚鳩七子母恩重

寡鵠孤巢婦德賢最苦哀籥老松下漫瞿麥雪平

田洞簫賦孤巢寡
鳩娛嗷乎其下

稚春母鄭氏

他誰天外哭聲長有客歸程何太忙同爨情親如五
服升堂義重比諸郎昔人說薤藜事即我浮家泛
宅傍嘆息白頭陶母意中秋三日轉淒涼

蔡以之母

鄰母悲歌長短聲客窗聞此夢魂驚新鄉誰共鷄豚
社先世由來香火情薤曲縱教如宋玉里喪終是愧

陳平傷心起望秋雲亂愁斷千山幾日程

章徽之妻盧氏

蒿里歌蒿里曲長簫悲奈何短草嘆不足少年款款
嫁夫婿今夜屋簷何處宿蒿里歌蒿里曲

網山集卷之三

論

舜

古今之論聖人者莫不以聖人為生知非自於學問而然也竊謂此言乃禍天下之言也舜為聖人矣舜無一日而不學此舜之所以為舜也舜之所學無書傳可見孟子論舜謂如深山野人吾嘗即是而知舜之所學夫人小富貴則容色更改非如曩時意氣揚揚不可拘束又况朝而茅檐暮而黃屋夜而藜羹晝而玉食而氣象常如深山野人非其所學有至於是

豈無所動其心此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則凡而一切皆不能動吾之心非其所見有大於堯之天下烏能如是乎古人之學必至於此然後謂之至學未至於此其英雄豪傑雖出於百王之上亦不足道也已舜之微時所謂耕稼陶漁莫不自為之是舜於此時已斷之然終其身不復有他想矣耕田捕魚可以老可以死無有餘不足之事及其為天子也我猶夫人也我何所加益焉故處天下之極貴而其心常如在田舍時也是窮亦舜也貴亦舜也窮之與貴一去一來而舜則無窮也古今人物如巢許長沮桀溺荷蓀丈人四皓嚴子陵陶淵明之徒是亦無所動其心者彼以山林為可慕軒裳為可惡有慕之心又有惡之心是動其心者也舜則無所慕亦無所惡故無所動其心是之謂聖人也舜之此心蓋與天地鬼神為同本愚夫愚婦為同朽枝槁葉為同根至乎此者謂之聖人知乎此者謂之賢人同此宇宙誰獨且無是心哉學者能於一食息之頃靜而存之則舜之此心去之千載有如皦日也作舜論

文王

古之人有不幸而處君臣擅柄之際而終焉無可愧

之事者其唯文王乎商之季年天地如膏火生民如
糜鹿父食子之骸兄飲弟之血仁人君子痛心疾首
孰不引領而屬之文王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江漢
之國汝墳之域莫非文王之民也文王一舉手則易
死而為生更亂而為治去憔悴而為驩欣文王何憚
而不為之乎文王之事紂方且如舜之事堯戰戰惕
惕不敢少慢德彌盛而身彌屈民愈歸而心愈畏君
益昏而臣益恭者文王之心也文王之心苟或不然
則天地其易位也久矣曹操司馬懿劉裕高歡之徒
不獨見於後世矣君臣之道經也非權也謂之經則
萬世一定而不可易也使經而可亂則足可以為首
裳可以為衣功履散履可以為毋追委貌老婦之盆
可以寘於室之西南隅也或曰文王誠是也湯武其
非也邪曰不然民飢則死民渴亦死民飢而必食之
民渴而必飲之湯武之心也民飢而不敢食之民渴
而不敢飲之文王之心也湯武之心如四時必至於
變焉而後已文王之心如夏暑冬寒無時而可變也
文王之於紂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雖羑里之囚亦所
不拒也後之為人臣者功高業鉅事涉可疑則有不
朝者有召之而不至者况欲殺之而可致之乎文王

者諸侯也人臣也生死之際非文王所敢知也如范
蠡之扁舟遁去張子房之閉門謝事雖或可以保身
然亦非文王所敢知也范蠡之去似可全身然卒使
後世君臣猜忌百出無一日相安者其患自范蠡始
也越王之不可與處想未必如紂之甚也紂而可事
則天下無不可事之君文王之事盛德之事也舜不
以天下而動其心文王亦不以天下動其心故嘗謂
武王似湯文王似舜其是之謂也非其所學俱至於
是則其出處何以如是之同也作文王論

周公

人心一也有所謂限量之心有所謂天地之心限量
之心大小雖不同而終歸於有所極天地之心無大
無小茫乎不知其所極也世有終歲飢寒容貌可悲
一日遽然而飽則率爾高言輕侮閭巷此固愚甚不
足道者有終身檢束不出乎繩墨不違乎六經亦似
有所識者及夫祿盈位崇則隄防愈密憂懼愈多患
得患失無所不至是人也謂之非君子固不可也惜
夫限量之心極於是矣安得不為爵祿累乎安可以
語周公之事乎周公者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
叔父天下之貴至此極矣而公之自視不翅如布衣

故處人臣之崇荷天下之重而公之心無有餘及四
國流言之變且以公為不利於孺子天下之禍亦至
此極矣公乃東征以避之公之視去相位如土委地
故當患難之衝履危險之叢而公之心無不足以無
有餘無不足之心而論之是公之心天地之心也非
限量之心也限量之心譬如舟馬有可以勝百斛者
可以勝千斛者又其大至於萬斛者過此則不能勝
其任也天地之心汪洋汗漫無所紀極春夏之生百
物豐萃不見其多秋冬之殺百物凋落不見其少公
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公之心也故處富貴涉

患難無有餘不足之義也堯舜禹湯文武生而為帝
王未嘗有所喜以偶然所遇之時如是也於吾何所
喜仲尼生無一日如其意未嘗有所悲亦以偶然所
遇之時如是也於吾何所悲堯舜禹湯文武仲尼之
心天地之心也周公之心天地之心也故亦何所喜
何所悲云爾學者欲學周公當先求夫此心則周公
不難到也不然位愈崇而身愈屈勢彌盛而禮彌卑
人謂其似周公吾見其去周公愈遠矣此不可不審
也作周公論

孔子

以一世為事業者堯舜禹湯文武是也以萬世為事
業者孔子是也夫數聖人者生而為帝王及天異代
則血食所不及孔子生無尺土死之日宮廟徧天下
以栖之旅人何為而有是耶唐虞之世臯夔稷契同
時並出湯之世有一伊尹者周之世有太公召公闕
天太顛散宜生者如雲蒸雨至颯沓而出是有天下
者乃可以收天下之士洙泗之人藜藿不飽一時英
傑何所慕而俱至耶况顏淵閔子騫曾參原憲冉伯
牛之徒是不獨為三代人物所謂唐虞氏人物也以
匹夫寒餒而群賢並集是豈不賢於堯舜者乎故嘗
謂堯舜事業夫子其優為之夫子之事業雖堯舜不
能自必也孔子之道可以寒而死可以餒而死或統
倖為一飽之計仲尼不為也以是而施之堯舜事業
何所不可以一身為萬世法以空言為萬世法堯舜
其能自必乎故堯舜禹之道禹之後則無傳焉湯之
道湯之後亦無傳焉文武之道文武之後亦絕而不
傳夫子恐吾道之絕於後於是聚天下之豪傑而傳
其所傳此夫子之道所以至于今而未絕也夫子之
道不絕則數聖人之道有所託是豈不賢於堯舜者
乎雖然千載之日知其道者幾人哉或索之簡牘之

上或求之。瑚簋之間嗚呼是皆所求者末也。夫子之道不在乎是也。予不意夫子不遇於一時又不遇於後世也。然則夫子何求者乎哉。曰夫子之不遇於魯庶乎後世有知我者。或後世無知我者。吾又待乎後世也。終此天地豈無知我者乎。此夫子之本心也。此夫子以萬世為事業者也。人於少年不得志則悲愁無聊。若不可以生。况能待其老乎。又况此生之不遇而能待其後世乎。又况後世之不遇而復待其後世乎。此夫子之道所以空天地窮古今前乎此無有也。後乎此無有也。作孔子論。

伊川子程子

孔子之後百有餘歲而七篇之書出。孟子之後千有餘年而程子之學興。大道之傳蓋亦有時非人力可為也。然孔孟生於衰世。當時無有識者。此無足怪也。伊川生於明時。一代人物燁然如華星。雖東坡之賢尚竊非之。况許其知道者誰乎。乃知天下隨俗之人多而獨見之人少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吾於程子不敢有毫釐異同之論。然伊川之門謂學文為害道。似其說未必然也。蓋自有天堯以來。文章學問並行而不相悖。周公仲尼其兼之者乎。自是而

後分為兩塗談道者以子思孟軻為宗論文者以屈原宋玉為本此周公仲尼之道所以晦而不明闕而不全者也請以六經言之六經之道窮情性極天地無一毫可恨者六經之文則春容蔚媚簡古險怪何者為耳目易到之語是古之知道者未嘗不精於文也苟工於文章而不知學問則大道根源必闇然無所識通於學問而不知文章則古人句讀亦不能無窒礙是皆未可以談六經也故太史遷司馬相如揚子雲韓愈之徒文非不工也而道德之奧茫昧無所見其不可以談六經也明矣程子以學文為害道則

於六經淵源雖極其至而鼓吹天地謳吟情性又將何所託也是安得謂之集大成者乎故六經句讀亦不能無窒礙也孟軻氏以來千有餘年乃得一程子惜夫恥於論文故六經事業亦或有闕而未備者信乎此道之難也學者欲無愧於六經無慙於周公仲尼則學問固為大本而文章亦不得為末技也作伊川程子論

浮屠氏

孟子辯揚墨而揚墨之害熄韓子攻釋氏而釋氏之學熾揚墨之學儒者之學也揚墨之賢孟子之所深

知也。偶其所見之偏，故孟子一鍼其蔽。雖楊墨之辯，亦且無所容其喙。况學楊墨者，乎韓子之不知釋氏，徒以空言亂人視聽，適所以為贅也。中國之教，西方之俗，是本不同。此不足辯也。韓子乃合中國夷狄而並論之，宜乎不足破釋氏也。西方之俗，予已置之勿論矣。所可悲者，中國之人而為西方之俗也。西方之俗，豈無父子？豈無夫婦？浮屠氏者，西方之豪傑也。其始亦有父子夫婦，如人家室然也。其終則逃父割妻，毀滅形骸，邈如浮雲，不復為人。世之想雖其須髮，必且盡去而後已。是浮屠氏之見偶然如是也。彼學浮

屠氏者，亦去其須髮，不娶妻，不長子。此何為者也？謂須髮為吾之累，則天下百物何者非累乎？謂去須髮為得道，則有須髮之人皆謂之害道，可乎？西方之俗，本無禮樂。故西方之學者，一切寓之無禮樂。此不必論也。中國之人亦何所見，乃裂其衣冠，去其須髮，其無知也，抑甚矣。故常不恠夫浮屠氏，亦不恠夫。故常不恠夫。浮屠氏亦不恠夫。西方之學，浮屠氏者而深恠吾中國之人學之者之過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下車，欲與之言，是接輿者乃吾儒之所謂狂者。故夫子欲與之語也。六合之外，王者所不治。况以口舌

辯之乎故韓子之強辯遠所以為贅也魯子謂如得
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至萊斯言也吾於浮屠氏亦云
作浮屠氏論

網山集卷之三



網山集卷之四

誌銘

吉州通判余府君墓誌

余之受姓譜遠而闕高自建陽令以來伯仲散處或
家於杉洋或安固黃陂杉洋古田縣之系是為相家余
深又有所謂莆田黃石屯者在今古樓山下或曰苦
廬山繞山作屋門隨村成生男即為儒而他無所雜
用其心故朝奉郎廬陵郡丞即其來裔也以淳熙六
年夏四月甲寅卒年五十有五祖諱某保義即父諱
某累封奉議郎母宜人姚氏君讀書不草之持身慤

厚與人交有情而不忘在朝議大夫文安公於君為
族父文安公孫君年未冠一日見君所為文驟長
大喜謂人曰吾家故書印自唐乾符時棄官不仕拂
衣去且二百年而惠安公以詞賦起家未幾君繼之
自此舉之無人評有人其此即乎歲辛未君果第進
士調長溪主簿有政送關陞左從政即改左承奉郎
知寧德縣遇曹需轉左宣義郎縣有陳姓為多善思
有夜半鼓噪趨門索其應得死人出圍下走告之縣
謂陳故吾弟也君詩之女弟妾在曰初更漏且盡猶
在俄而且出君曰夜深過故爾何為即知之其人不可

能對逆論殺此因而一縣凜不敢欺兩稅所出為
文書遞移郭落人不見吏官之困滿矣有廷訟爾女
可不令其言其情蒲為名邦聞人才大夫諸老先生
論議有定價皆謂季鸞寧德之政可以為作縣者法
而君之聲名自此出矣磨勘轉左宣教郎充廣南東
路經略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遷左奉議郎通判吉
州轉左承議郎賜五品服君在廬陵凡兩攝郡事獄
情纖悉一寓目必得人情於人之肝胃所不能道者
故死囚而更活者數十人經總制累歲通積為錢緡
數千萬官無所須惟民須君慨然為白之不得旨再

白之卒以君言為然獨其半是為廬陵久長無窮之
利君為政毅而慈之而不可犯撫民如家人視同寮
如兄弟用公財如其私江西一帶帥及部使者多鉅
人交口薦譽之轉朝奉郎已逮戍還里門適西淮總
領以州綱運為緩例降秩主管台州崇道觀命未下
而君沒矣于嗟乎君之子也其心於是乎可哀也已
君諱鳳所配為白社方氏封孺人二子東卿南卿從
我學一女許嫁孫曰姪志我生異縣每以不識為恨
及見君在寧德時以文勸民耕所謂縣令世為農家
故喜為父老道農事語樸而情至余每誦此雖未識

君面已識君心也卜以九年夏五月丙申葬之嘉禾
里雙牌之原東鄉來速銘於乎君之階即階也可以
遺其後而竟也一有不及其後以是為君憾君曰命也
無憾也遂銘之其詞曰

君子之澤其施遠何哉一夕闕而斷芸香一脉本不
短翮之有觀來者婉刻爾岡頭其勿歎

宜人姚氏墓誌

淳熙八年秋八月戊午奉議郎致仕余君夫人卒是
日也余偶肩輿過紅泉市見市之人爾女雜之蹙眉
相吁嗟余因停輦問之曰廬陵別駕之母死矣奚哉

之母之死而能使一市人悲耶夫人为姚姓故左文
林即知永春縣諱安仁之女初来歸不得妣氏歡而
夫人事之如事所尊久之妣氏知其賢相好無間言
為家儉朴有以飢寒来告即然之無不可之語所出
惟一子年尚幼聽從師於空山間然之廬積月裁一
歸其子亦卒能力学擢進士第所謂朝奉即廬陵別
駕是也族黨女嫁其父母送之必屬之曰若以夫人
為法則終而身為良婦為良母歲在庚寅以郊霈封
孺人自後建儲闈及慶壽封宜人實千載一日也別
駕在廬陵時奉議年八十夫人七十有五嘗消日合
管絃持觴酒為壽老孺歡合官寮歎慕四海耆舊如
端明胡公者且以隸筆作仁者壽三大字題其堂既
而別駕去而歸即沒矣沒之逾時奉議死再歲夫人
亦亡焉于嗟乎樂哀喜悲其迭見互出使人不得睹
其倪如是矣乎以十年春正月十有六日壬午合其
廬於湖頭山之原速我銘從吾學承重孫東卿也女
嫁朱笏次孫南卿曾孫珪志銘之曰
有丘莫之天一方子隔莽眇孫来藏馮之終古幸勿
傷

余府君埋銘

艾軒葬
麥堆

出蒲之東門二十里是為紅泉余每過此即慘心况
於我為愴甚焉者君之降也以甲午其沒也又後於
麥堆凡八月以是我心為愴甚君余姓諱某字采寔
金戴光祿大夫之裔孫也嘗以荆南辟書為松滋縣
簿尉意勃而官下有志者竊悲之所配柯氏子三人
隲駸駸女嫁柯羔以七年冬十月甲申合其柩寔之
上林之原來請銘鄉者驤也從我游其可辭余始識
君於拜經年為壯者及謁我留月蕭騷一翁矣隔一
歲過雙關聞君且死于嗟乎君一見而壯再見而老
三不及見而死于嗟乎君迺銘之其詞曰

惟彼年同我所敬傷哉莫見耿何定穀城可訛其炯
炯

光澤尉朱府君墓誌

七年秋九月癸亥迪功郎光澤縣尉朱君卒於予悲
夫紅泉耆舊自此無幾存者於乎悲夫余弱歲走紅
泉從艾軒子林子學一時同舍生有父行兄行子若
孫行秀眉蒼髮颯沓一堂君時貌已老執經怡々無
惰容問其年先於先生者數歲余以是知先生之道
尊而君為可敬矣君少警劭耽書不好狎蚤歲即與
里選隆興更元以覃恩補文學再歲調橫州軍事推

官改初秩乃尉光澤會有死囚縣檄召之夜泊一村墟有遽走前囊兼金以為屬君笑而遣之或謂是宜以白不則為君累又笑謂之人畏死幸以賂免人之情事吾不由賄吾不入吾勿慙足矣矣必為是沾激傲者乎哉又嘗獲強猾三數十輩該賞格君曰何須此頭顱耶棄不顧聞者歎異之君諱慶字師言或字少裴父諱汝舟嘗以卮酒別所識聞其寔甚乃推席上飲具一盡之君在黨巷以長者聞性嗜禮晨莫子姪來謁必整冠乃見之人有才能說之不雜口聞人惡未嘗輒以語人所配吳氏其子為伯樞伯拒叔

總孝年從我於小孤之下最後得子曰阿恩女嫁宋確以八年冬十月甲子出殯且將撰日如定焉屬我以銘不可辭卿也我來小孤君年七十二以足疾不出每旬時或三二日猶且呼諸孫左憑右扶過我闔未幾我還我還而君沒嗟哉夫君亡矣夫不再見矣夫乃銘之其詞曰

陳氏母林氏埋銘

林之受姓派系闊遠其在吾縣又疏為七林子孫多祿仕夫人者即其裔也年十八嫁同郡涪水君陳氏

五十一而發其治產若教子不翅如男子所為者鄉
也徹最適有當世大人工部侍郎來曲堆夫人之孫
、貞也謁諸涂且涕泣求薤歌或謂先生每下筆累歲
不即得爾何其夫人年八十六來寄之母之卒也如
是艾軒母葬來寄山故此曲不待迫促而愴焉悲夫子二人
處厚處仁女長適朝請即泉州別駕黃廷瑞次適秉
義即清遠縣尉林孔彰孫曰雲庚雲貞雲鼎從我於
空山無人之處其幻雲并雲几也夫人以耆年每遇
良夕即呼子若孫若曾孫若外孫持杯團樂老稚驩
合里巷所喜道歲庚子冬十月甲午葬之長樂縣江

田村石鼻頭之原處厚來速銘夫人年八十時余嘗
以卮酒至與隅為夫人壽其又悲為是銘也嗚呼悲
夫其詞曰

有窈者虛誰其後何哉百年皆過客夫人言之我戚
戚十里穹峯化為碧

處士朱君埋銘

小孤山朱氏身若來三百年其折處林并有處士諱
庶者以淳熙五年二月二十有三日無憾而終越四
年五月其甥林愷修職即永春縣丞之子來謁銘嘗
於永春見尺紙其道簡叙甚矣宛然筆畫如十年雨

落破壁先生之言為百世撫獲後身我生欲識斯人者其記諸斯言矣所配承奉即致仕賜緋魚袋林國鈞之女子三人拱揚抑拱於吾為紅泉舊游揚登卒是日也因徐林之原而坎之其旁孫準從網山學年十五已捉筆能為十言葬之初為壬辰既而越之日甲申斯銘也諱三才鑄己其明焉其詞曰
西陌東阡古民之純豈謂待夫見見聞聞若游若息
陔葉浮雲是非我言閔巷之言

孺人鄭氏墓誌

百丈林氏自國子司業齊州使君以來為聞家有將作監主簿諱某某孫曰某嗜學敏篤未及仕而死三十九年夫人乃卒夫人年八十有六故樞密院編修夾添鄭樵漁仲之伯姊也以淳熙八年冬十月庚申微殯越明日辛酉葬之馬坑之原來乞銘昔者網山讀書城南時嘗一拜故人之母於城隅精舍轉臂十八年恍如昔者計來重山酸愴累夕其又忍為是銘也夫人家於游洋山之陬有子曰詢齒長於我每携二子呻吟我廬愍已白殘燈未滅且竟歲而後去其應當門戶惟白頭一母耳吾黨聞此事所喜道說淳熙三年遇慶壽以其子與鄉書封孺人夫人嫁時

逮事舅姑無闕德執夫之喪瘠甚且終其喪惟藜食
女子四人長嫁陳其次左承議即致仕賜緋魚袋陳
公諱則之子曰其次尚書即李公諱其次未及嫁而
沒其嫁者又皆前夫人歿孫二人曰舒直舒長夫人
於族黨若立里有以寡之歎門者必為之涕下有所
恤無厚薄疏戚不之辭雖僮婢使令見之必問其飢
飽寒煖於意若母與人也
有恩遇下也以情事舅姑
也事夫也致其恭其古者所謂良婦慈母也與於是
據梧歎息而為之銘其詞曰
若容也閑言也訥傷哉裡首我紆鬱平林西去轉水

出有石夢之老而桀

林東之埋銘

歲癸卯嘉平之月余適上釣螺江逢東巒生語數日
咄之未休而孤青東之訃來握手共哭之既而唁其
家若婦若孀聞我來盡哭幾仆嗟我東之余初識子
於未寄山下身頽而長面腴而方是豈其年不及五
十者耶齒方壯好馳馬飲酒一日折節讀書便能向
秋山倚槁梧呻吟不出戶東之諱浦於工部侍郎故
艾軒先生為族子余與子久處每見子之事先生也
件之為盡情先生性矣事其夫人如先生之存余是

以於子益久而益不厭大父諱國鈞承奉即致仕賜
緋魚袋父諱克迪功郎南安軍司戶參軍娶顏氏子
男三人學古希古師古女二人長嫁金紫光祿大夫
余公諱毅之稟孫某次未筭孫曰應翁子生富佚盤
豆簡儉裘袴麤質人或以為誚而子處之相之爾學
古卜以十一年冬十月庚午微殯且以書致我曰父
卒日晨起尚乘舟下金山更呼客亟來會蒲弄向午
臂小戰扶起亡矣今其兆即為此山幸乞我銘埋之
余於子為有情者聞是語淚點之其思為之銘乎銘
曰

呼爾與出爾廬俄爾之我而非俄爾之吾銘以幽墟
奈何乎其吁

海陽尉章府君墓誌

縣之東郭二十里有水汙漫百年無祿仕者隆興改
元身有二人擢進士第又三年丙戌曲江題名同時
五人於是衣冠知有此土矣潮州海陽縣尉於五人
者年裁二十有一井里之人所獨誦慕焉關之亂而
孤自刻削讀書長七尺子林子艾軒過漁溪一見之
甚矚目關之到海陽僅逾歲所獲強猾十餘輩於賞
法合改秩關之若罔聞者且語其母曰取他

人項領以為高車大馬之計次卽所不忍為也其母
矍然曰有是哉吾復何所患潮陽一帶傳舍多破壞
及是數百里為之一新然竟以是卒潮之人有捨馬
出涕者曾祖諱某祖父諱某並不仕府君以二十九
卒闕之二十六而卒無子有指其府君之墓曰是宜
改變其母聞是語且涕曰嗚呼短長其在是乎闕之
之死也母每哭之即瞑絕從父之兄次卽無以慰其
母所產唯一子曰卽醜眉目照耀誦書揖客相之如
成人母忍悲一言之遂卽為之後嗟之乎難矣哉越
明年次卯又生男方彌月其家有老媪夢海陽謂之
曰吾必復生於是生之日卽願之似我為徵及生宛
如媪之所言者聞者異之闕之有吏才不苟取在海
陽頗有能聲惜乎其不能騁也如是母夫人曹氏所
配為林氏也淳熙元年夏四月壬午葬之大湖橋坑
之原母老子弱妻穉其亦可哀也已闕之為章姓於
余外弟也昨者漫我遊且有歲寒繾綣之意又忍為
是銘也悲夫其詞曰

有隕其葩有婉其芽訊之占夢是耶非耶揭陽之荒
白羽冥之闔戶三思有如此銘

邕州左江提舉方公墓誌

吾鄰有方姓諱與者以五年夏六月七日卒秋八月
壬寅葬于龜山之原余時客紅泉其孤以書來涕泣
悲酸且屬我銘其墓是為久故隔牆者不可辭建炎
多事君以海舟發身丞相魏國張公來帥吾閩以君
為驍健通練嘗遣至政事堂白海上可否事潮南有
強猾據海島積歲為剽鹵南粵帥辟以往一鼓而勦
其窟穴得舟三十六又閩有劇賊已成禽復突而去
府趣君捕之君為一二鐵繩且語人曰殆將穿其頸
以來蹤跡至南海卒獲之同事尚未之知君為酒
半行而出其賊各帶劍者鐵繩跪來前一坐驚畏余
癸歲所聞有此一二事後此二十年紹興三十二年
也兩淮治兵君起家從魏公幕府島嶼散處如異時
屠狗君舉手一麾而千人頃刻為可集遂隨舟師鼓
行而至於東岸即墨之下以是積勞至武節郎差邕
州提舉左江兵馬賊盜公事沿邊溪洞巡檢使父某
累贈武義郎母安人陳氏二子長曰知萬次曰知彰
知萬以從軍膠西自能致身今為修武郎魏公嘗目
之曰爾貌何癯而膽之壯也知彰遇郊禋補官女五
人未畢嫁君凡四娶曰鄭曰陳曰趙最後又為陳氏
封安人君年且八十上馬下馬一如少年時卧地上

躍其身可二尺許每撫刃斬其履之斷而趾不傷嘗
遇賊槩中其腹復眾之以纊鳴鼓鏖戰嗚呼悲夫吾
里有若人而竟死於蕭疎江浦豈不為壯士惜也嗚
呼悲夫迺銘其詞曰
哭之胡為此水湄男兒等死之無時吁嗟尺石涕沾
衣

曹子不占坎誌

余同學於莆陽子林子之門有曹不占者年裁四十
而死是為可吊也已不占長於我一歲每於客階則
肅吾先其坐也坐其下鄉者刻意不止為世俗之所

靳好者惜夫已焉此志也二年春三月壬寅迺窆於
烽火山之原其子無作來請銘余湛吟不忍捉筆一
細思即涕下不占名繇父昂監梧州元豐監年不逮
三十不占以其父逝之九日而生傷夫君也生不見
其父死遺其母哀傷夫君也迺銘之曰

予嗟乎北山之禽結巢生子不得力空爾顛顛涕沾
襟欲寫銘歌愁我心陳涉言父母生我不得力吾試
貴見迺憑三尺迺秦鹿使羣兒看享富
容碑

鄭氏母坎誌

余姊妹其嫁鄭氏者鄉於屏斜把余袂而哭曰悲夫

有是夫他日其有是夫余嘗寘之心胸或作弗敢忘淳熙元年春正月姊妹且死其子璋來謁喪事余以原上之語不去身故惕然僅以卒事也其夫諱朝昌字元吉亡之十五年於是合窆焉次子俊二女已嫁塗其坎二年正月乙酉也其於是道其所以然礧麗而銘之其詞曰
雙林之脊晙然荒棘昔者之言如北墳也三尺

陳氏母坎誌

仲亨

夫人李氏故處士陳文剛之妻從我於屏斜坡也之母也既祥之歲日南至又七日丙午合葬於後陂之

原來請銘處士再娶蚤逝群子俱幼夫人長之摺之嫁之昏之教之各盡情里之諸母歿言之不獨一人諸母辭也是宜銘遂銘之其詞曰

有撫者巢其子七三其母兮母心一我爾敬之龔爾麗來者欲諱此其實

曹叔明窆銘

其所識曰叔明所遇人必盡情其死之日人亦共為之哀以九年冬十有一月甲寅窆於太湖中峰精廬之北隅叔明諱晟曹姓年四十有六其配長樂陳氏其伯兄昂承信即監梧州元豐監仲兄昂吉州助教

君於我有歲寒綢繆之意其子彖從我游吾於是銘之銘之曰
車之馳其輪虧悠々大窾無停思以是息足者其誰書之尺石不可遺

曹氏母窆銘 子微

曹氏子彖以元年冬十有一月來告葬期且乞銘去年是月二十有五日常銘爾父矣今年是月二十有六日余又銘爾母於乎悲夫人世之促々也如是爾於乎悲夫廼為之銘曰
江之南長爾思掩之七日恍其萎安得青囊無支辭

孺人曹氏坎誌 陳氏母

夫人曹氏葬有日處士謂庚貞鼎是弗志也惡可志之其惟網山乎嘗及見聞是語慨然一慘心逆銘之其詞曰
縮々爾事其姑婉々爾循其夫有造其除薩以洗腆亟以趨我其寫之烽火之隅年為執徐其月日也實在於析木之虛

章徽之妻盧氏坎誌

海陽之章有曰次配者卜以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乙未日南至越十四日戊申為其婦盧氏徹殯塗葬之

踰月而徹殯塗禮也二子印昂印淶俱禿齒嗚呼悲夫嫁之日歲甲午卒之日歲甲辰自甲至甲其十年伉儷之情乎余聞是語愴於心遂以志諸石也嗚乎悲夫

國子生林氏坎誌

麥堆雙闕之西南隅是為艾軒先生中子同季之墓冬十一月庚申朔乃掩土中子字幼康嘗補國子生卒且三年矣駁陳氏其子為科斗於乎悲夫吾悲斯墳也才易月其又思誌斯石也於乎悲夫

章由之幼殤坎誌

章三十九弟由之有子曰印鹿生且鄉眸矣豐絜而儇好元年冬至十有三日乙亥卒越明日日下覆埋於疎野之西陬其去我家也尺有咫於乎悲夫余以是心重傷焉誌之者誰綱山之人月魚氏也

幼殤小坎誌

悲哉吾適而家阿翁之死裁兩旬女乃接其死吾哭女於草山吾何心文之生日有繁裊而坎之空岑吾何心初其墮地亟卸之火雙目冥之又闔而微笑是惡得為眉子也於噫

綱山集卷之四

綱山集卷之五

祭文

艾軒先生成服

淳熙五年夏五月癸卯門人林亦之以酒漿雞豚之
奠敬告于工部侍郎故艾軒先生子林子之靈嗚呼
先生而止是耶昔之人哭其師如哭其父謂其師之
可以盡吾情如其父則哭之如其父嗚呼先生其吾
父也撫棺大叫有所不可忍傷哉痛哉傷哉軻
之死千載而有伊水伊水不可見又寥々乎有吾先
生一等談論徃々自六經絕筆此為獨悟是軻之後

有伊水六經之後而有吾艾軒先生也嗚呼百年宇宙而有君子者吾得而師事之百年宇宙而亡君子者我不得而師事之吾又恨何如也嗚呼痛哉三日之歛門人之經者出亦之又帥紅泉諸生再哭之亦之之來紅泉以其隣為東井也先生嘗至其廬而諸生列拜於堂下先生受其拜且誨之曰如其諸孫行也嗚乎古道闕落非先生其孰起之先生且死斯文斯道何所託此亦之所以仰天痛哭淚且盡而眼眶裂也嗚乎痛哉

艾軒先生大祥

七年夏五月五日越明日丁巳侍郎先生以是日大祥之事告已門人林亦之敬以酒漿魚膾之奠再拜哭酌于堂下嗚乎麥堆三年倏爾徂盡門人治任紛紛去軫我於此邦有如并州來時弱齒今焉白頭可忍一日言復故立遼墳長號其嗚啾天地無人六經無師何土可留何山可依昔人胡為撫膺痛哭亦謂四海莫頓此足當年河洛不絕如帶賴有群子晚歲猶在紅泉之道豈曰終僵願我同學宇宙斯張日月不返疑服告終沾酒寓情悲來無窮自此重跼痛連心脾年之是日黃梅雨飛嗚乎悲夫

艾軒先生祠堂告成

淳熙癸卯二月丁酉日故工部侍郎艾軒先生祠堂告成門弟子近遠至者數百人郡侯祭已迪功郎致仕吳悅之在諸生以齒先敬酌酒告于祠下嗚乎大道根源昇諸聖賢千年百年乃見一人孟子無傳發於洛川洛有程氏甫生艾軒于嗟先生嗚呼誰匹六經脈絡神解心得同堂相歎胡不著書交臂難言紙上何如四海學者始知孔子不在訓詁不在文字甫人四世祖孫父子殆數百人皆門下士不獨致身蟬聯簪組一時楚如魯如魯忽爾梁壞哀沉痛深有

來賢侯式慰我心一國之師天下所慕潔彼明祠血食茲土七閩都督義重交友買田以祀邈乎不朽吉日維戊侯來執箠冠履雜沓有淚如寫先生之道自此長存願究遺言勿絕此根

父大璠

乾道七年冬十月庚戌孤子某敬以卮酒家殮致酌于處士考君嗚乎昨者食於斯合者酌於斯舉聲一哭心魄俱斷茫然杖經茲焉乃具是必做諸古蓋力之所至惟是耳若謂我生汝之今頭欲白而終無一事為稱吾心又何必做諸古此我不肖子也槌胸大

叫其將何辭以對也嗚呼蒼天嗚呼痛哉

父大祥

乾道九年冬十月庚申朔越四日癸亥孤子某謹以
卮酒雞魚之奠敬告大祥于考君處士之靈結巢并
蒼去日不可返摧涕一出心潰血零百年號慕其將
與此身俱滅也耶

犀斜

乾道八年冬十月十有一日丙午孤子某自三十里
奉考君處士之柩卜葬于犀斜之原日向中乃掩坎
而以杯酒盤殮敬酌之嗚呼傷哉貧也養生送死焉

得而無憾雖然數尺之壟可以固藏蓋亦行其所聞
者如是耳捫心涕絕千古永極

南山墓

三十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五日夜孤子某謹以觴酒槃
殮之祭敢昭告于考君承事墓下嗚呼十年松楸有
如昨日如是一杯又將隔歲敢告

外舅大殮

六年夏五月丁巳吾婦翁評事以是日大殮甥綱山
林某敢以卮酒魚豚之奠敬告之曰嗚乎悲夫吾家
去北相望數驛一日為北來而婦翁死傷心何可言

翁之死故人親戚翕然為予悲雖欲勿悲焉得而勿
悲也翁自病至死沉瞑無一言每睹我來即以目視
我亦了無一語阿女以是故斂胸嘔血其聲呼之翁
之不肯出一語豈其於我有所淒然者耶吾來此三
十日翁之見我不翅如三十年知我者我又何可恨
幽明之隔不可復見生死數語如此卮酒

又祭外舅

八年夏四月戊申甥網山林某謹以斗酒一食自三
百里致酌于惠安丈人陳公之靈嗚呼昨者拜公未
有旬月豈謂訣去及我未發一見而死耿耿恨何窮苟

不有是孰為婦翁適以衰衣莫哭舅靈計程南首心
眩涕零何年重來萬松蒼之前度劉郎若為肺腸

林公執

三年冬十月壬子同郡生林某并姓名三十人以卮
酒盤飧敬致酌于故承事卜丈林公之靈嗚乎八十
之老故國喬木有此彫零云胡不哭街南巷北生事
如麻垂簾市中所謂君家君家何如教子一經十年
聲名揆雲弟兄國人於是謂公有子問詩問禮來者
焚之我輩小子陳良之徒斗酒哭公義其然乎死而
有知聊聽吾語有子如此公其不死

李監倉

四年夏五月甲寅曲堆林某敬以杯酒槃飧哭故監
倉李君之柩于龍山塔下嗚乎十年戶外足迹可數
公一見我如所未睹我亦何能而相尊俎反覆念此
涕零如雨龍山之巔上入雲霓公居其旁我居其西
日則一至夜則一來談笑無限欲去徘徊人皆謂我
味之丁忽反恠士公聞我語喜而不寐天下所難之於
知己不謂君子知我如此公於文律所長儷偶加之
數年可以不相公之潔已有似冰壺闔館之夕晻然
弊裾如公所為知之者誰公所敬我謂其相知視公

之貌萬斛之舟豈謂一死乃如轉喉留靈所居嚮者
書惟於此酌公觸目生悲百年隔闊有酒一卮肺腑
之言而盡於斯

陳以中

五年秋九月二十有一日甲戌林某合丹井群居來
哭吾友陳生而告之曰嗚呼昨者無端紛々行李子
來語離亦自知其繆也而不知此行乃為死期嗚呼
痛哉子之胸腹繫之可數所視群居有緩急即推身
出力以相助胡為一死千里冥濛言之愴心也嗚呼
子平生於人吐肝出肺相視如骨肉子之死於吳門

也誰收汝骨誰尸汝喪吾黨不得一撫棺而哭子今
夕何夕子之兄弟招汝魂魄吾得以哭子嗚呼痛哉
吾黨有若人者其死之日無骸可哭望影而弔何者
為心目也嗚呼痛哉

陳旦中

六年二月十日日向夕林某合吾黨十數人以卮酒
豆肉致酌于吾友陳生先輩之靈嗚呼汝兄之死方
感予心今復哭汝悲惜彌深汝於一輩有如蘭芽娟
娟數莖其標已佳不謂一疾翫然把骨此豈久長言
之涕絕今夕何夕曲堆之旁澆酒地上舉目淒涼雖

然今夕聊道款曲明日重來夕陽空屋

林斯容

癸巳之歲春正月十有三日丁巳林某合徒友二十
人以卮酒槃飧致酌于故林生二十四秀才之靈嗚
呼痛哉汝走僇耳曰哭其父豈謂迴身復死於是按
彼圖經此為何處爾父爾子於焉俱死爰然伯兄累
纍病軀乃自朱崖隨一蠻奴骸骨兩函出入崎嶇十
日五日行店俱無夜所投宿路傍草埔我聽此語累
夕驚吁亦有災喪可曾似此等為死耳况有若苦勿
謂鯨波邈焉已隔所聞哭聲乃其故集一杯招汝亟

其來止無為天未羈愁之鬼嗚呼哀哉

友人推春同爨兄

年月日林某敬以斗酒一食哭酌于吾友推春同爨
兄之靈嗚呼推春朋友道闕唯君為盡之撫膺長慟
傷如之何自幼結交便同襟袍于今白頭不見其過
叢遭巨浸吾婦初產四更呼我即來並爨奴婢雞犬
各安所館守宙斯人命一何短我雖共廬身常作客
門戶短長妻孥織悉有來家書皆君手跡阿誰弟兄
如此用力嗚呼推春君死十日我始聞訃逆旅一號
魂驚魄懼父無丁男妻抱幼嗣天下單孑此情何措

嗚呼推春爾之阿翁即吾之翁爾子可教當發其蒙
君能先施我敢負君割心一庖敬寓斯文

曹聲之

嗚呼故人有子故人有孫胡為一巢一雛不存我近
客還過我紛之人各謂汝非昔郎君我喜未已哭聲
勿聞三世孀嫠紫之一門伯道無嗣可續其傳李家
祖母曷終餘年質之蒼天其愈高唯是朋儔相對
悲號新涼雨過月明秋毫亡者已矣未亡柰何

光澤朱尉

年月日同舍生林亦之林通平以庖酒一食哭酌于

故縣尉二十二丈未君之靈嗚呼昨者識君紅泉之上義為朋友齒則又行今者哭君小孤之下當時厖艾其存已寡先生初出羣英皆至金黃銀甕照耀天地又有群老故木蒼松鴈行升堂執禮甚恭予嗟丈人是為一數每視我輩連心並肺不謂匯奔忽爾木拱欵之舊遊累之新壟同州秋浦一水蟬聯昔造其廬今弔其阡一杯長號轉臂陳迹百年求訣有如此夕

曹子微母

淳熙改元春正月丙午林某謹以清酒穀款之奠致

酌于故孺人陳氏之靈嗚呼昨者故人墳土初畢去之七日又弔乃空茫之太空孰為短長遂令支蔓其說多方通家之集如今幾年劉郎去後孟母復捐豈堪逝者如此翩之追舊酸摧淚點雙懸鯉首一危亦云有子勿謂幽壤卒焉若是况乃間淑一門之懿視此酌辭可以勿愧

陳壽夫

元年春三月乃日上亥越明日乙未同舍三十人謹以觴酒雞豚之奠致酌于壽夫陳君之靈嗚呼三二年来吁嗟弔文兩悲瘴魂今復哭君所謂南陔莫非

死者有來行李何必此域乃如結屋萬竹幽之可以
長子可以白頭何事翩之却為此游黃茅客舍尸骨
誰收君死之夕不知其時於此一哭即為死期知生
者不知死者傷雖然未幾沉痛中腸隔海蒼茫煙雨
生狂為語行人好還故鄉

海陽章尉

甲午之歲夏四月壬午外兄林某以斗酒一食致醉
于故海陽縣尉章四十弟關之墓嗚呼關之日已
向中泉關永隔傷心可奈何傷心可奈何一年凡幾
日向吾兩涉江以送葬人欲久不老何可得耶嗚呼

秋風網山明月疎野此意斷絕如今幾年每一緬尋
即頭暈而眼花亂矣嗚呼悲夫他日其有知我之悲
者乎江南一帶吾不忍視之長號一聲策馬而去滿
山松柏相思何處

曹不占

年月日林某合徒友三數十人以庖酒豆肉致醉于
故友人曹不占子之靈嗟哉不占昌陽一飲去之幾
日而乃捉筆為子酌辭人其無情則已若其有情則
此情何時而已耶嗟哉不占了無是非了無可否故
人無德於己者亦無怨於己者二十年来我之所以

友子者唯是耳嗟哉不占花暖西偏有完一區子以
是為歲寒切磋不可緩者而子乃止於是數日沉吟
出門入門有所不可忍乃知昔人於西州門啾唧痛
心之言苟非我輩何從有此等語耶嗚呼哀哉款々
故游有如兄弟平生胸腹寓此一涕

夏循矩先生

年月日某人以酒漿魚豕之奠致酹于故循矩先生
柩下林某為之辭曰嗚呼先生百年黨巷於焉解惑
樵車過市安得不哭嗚呼白頭讀書賣屋而葬黔婁
君平所可道者唯是爾先生又何憾耶近遠畢集里
門之隅乃如陳相盍循其初空身一危聊道款曲魂
如可招敢後宋玉

林伯謨

嗚呼伯謨其死矣乎昔人於昆弟父母無間言乃謂
之孝君之事親唯謹爾其視諸弟壺漿豆肉寒袍暑
衣蓋有人之所難者而君無難色嗚呼君乎惡可謂
之世人而已乎綠煙之下花竹如畫君不可見傷如
之何悲酸數語道此胸腹勿謂泉關閣無白日

林斯行

二年秋几月朔日已卯同舍三十人謹以危酒盤殮

之莫致酌于故友人斯行林生之靈嗟哉斯行其於
羣處始之可憐胡為一死不逮中年所嗜雕蟲不險
不俗豈謂歲月一等埋伏乃如菜畦便可終老何必
去來苦嚙古道嗟哉斯行日者雙棺來自儋耳今者
東吳復哭吾子人生慘禍葬於一門首尾五年三度
招魂行道相語已自驚訝况乃故遊悲冤何如嗟哉
斯行華亭水鄉鶴叶三更夜航船上歌聲短長欲弔
羈魂豈莫之徃白日一危其或可想

鄭唐仲

嗚呼人生滅沒百世同轍君其長逝我所深惜君於

壯歲刻意問津以是得病豈為俗人茫之宇宙安有
斯病窮海得此敢不起敬再拜柩車是為里門勿即
遽去聊寓一尊我為此文不獨弔君想得九原亦喜
斯言

青龍陳君

六年秋八月既望越某日網山林其敬以千里一食
致酌于故提幹二丈青龍陳君之靈嗚呼樵故一別
所懷無數孰謂彫零乃如此遽我緣長者一下錢塘
君聞我來數程宿糧逆旅一見便如曩昔義薄層空
身終五尺款之謂我浙人讀書好矣富人傷我寒癯

欲為數椽芙蓉秋浦有來館我不間爾汝願憑指畫
為之準繩我敬此言我愧非人聚之高致曾是滿堂
適我南歸君其云亡吁嗟舊遊零落一方向時射圃
草如人長視人子弟若其子弟想彼州閭誰不出涕
我有危酒哭君何處船下姑蘇華亭東去不知何年
問津於此憑高一慟落霞千里

章氏婦

嗚呼嫁車何年葬車在門嫁衣何年殮衣已陳人命
朝露人世浮漚反覆歎息短長勿論惟是朋友便如
閨壺今日之義一杯敢後

林司法

年月日司法林先生訃來學生某聚哭于里門佛屋
且以危酒一食敬酌之嗚呼先生少年場屋姓字麟
麟里閭模楷脫屣莘之白頭一官雷州參軍尺寸未
騁叢祠招魂南為儋身北是鬼門安得不死吾黨悲
冤不獨一身旅骸數人經涉半年凶問初聞六月炎
海萬里故園莽不可見徒有此尊哀哉

林稚春母

嗚呼空山晚歲寄巢一枝可忍長訣交橫涕淚王珪
之家周瑜之母千年百年曠哉天宇縞衣教程來赴

喪期未曰有子有母如斯故於棲息欲託情重書曰
綱山浮家之洞秋風落葉丹旒翩々全家哭送危酒
何年

陳監場夫人

四年中冬之月丙申朔越九日甲辰某以斗酒一食
致酌于故監場夫人林氏之柩吾里有母年濱九十
如此滅沒行道傷惜母也教子唯是擇隣與其子游
耆老數人毋饋之食無或難色至今黨巷謂是母德
歲時親戚夜或宴一作與聚母也衰年端坐無倨此來
涕淚曩嘗登堂百年女法一夕云亡羣孫豈慈各自
傷魂立冬大招遠日不來危酒長訣華屋蒼苔

谷堂贖和尚

四年孟春之月人日戊申綱山林某以香茶果子致
祭于故精嚴長老谷堂禪師之靈吾里精藍一千五
百本色道人此為巨擘昨者浦西尚及一見惜哉已
老使我心眩諸方談禪拈椎豎拂何如谷堂無句可
說嚼蔬吞飯一啣真實即此真實是謂古佛昌康傑雜
雜交朋不知其人視其所親胡為一日寄我短札題

其年月款之話別天寒日暮快我行客平生草鞋這
回得力芝山之下松徑成行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浮
屠不哭我豈無情聊寓杯茶有淚縱橫

陳子白母

嗚呼昨者死喪并陌共嘆矧於我輩尤切淒斷嗟嗟
夫人良婦賢母絲調鳳鳴蘭芳芝秀何為一疾遽隔
莽渺年過五十已不為天王珪之客梁鴻之賓風雨
盤豆義如家人行矣歸靈同是一哭孤墳屋角痛注
心目

清遠林尉

嗚呼里閭老大如曉星穿落君不可見傷如之何君
之胸中了如童兒一物不留况乃是非門庭庠隘人
嗤其儉君則甚安不動一念以此所積富而且壽以
此不惑死生如畫紛之未哭視君前輩豈為一哭無
從而潰十月寒原衰草殘雲情寓此酒悲視斯文

網山集卷之六

祭文

代惠安陳仲鱗祭父

乾道六年夏五月辛亥朔越七日丁巳庶慮璆諸孤
謹以酒漿殽饌之奠敢昭告于考君承事嗚呼吾父
之年不為短吾父之死而吾兄弟哀號痛裂若不得
活吾兄弟平時未嘗歷事只謂百年如是而已今每
一遇事茫然無依惟舉聲欲哭嗚呼明朝後日百事
縈腸此哭也何有窮已也耶嗚呼蒼天不孝蒼天

代高德庸祭外舅

元年冬十有二月既望越四日庚午高某曹某謹以
觴酒雞豚之奠哭于婦翁承事林丈柩下嗟之大人
胡為此來耶吾兩人阿翁俱棄去所視婦翁即吾翁
也吾每扁舟到岸頭家人未即來而翁已來江上招
手喜見眉髮一年十箇月我如飛蓬斷梗南北無定
居唯是歲殘薄言來還婦翁女婿銀盃團欒誰謂今
歲每年時而為此道旁噫嗚一酌耶嗚呼吾寧忍言
之耶死生之隔傷心無數何以告哀有淚如雨

代陳鈞叔祭墓

二年冬十月某日衡自諸孤奉考君處士之柩卜葬

于西隱之原以是日掩坎而以杯酒盤殮敬酌之嗚
呼昔者死喪我尚童推瞿然叫號曾莫可使十年佛
屋寂歷空散此念一來摧剝肺肝豈謂殘喘尚及吾
母他小落日紫之累土銘彼懿石松柏不死其有來
者曰阿翁之墓

代陳景韋祭李監倉

四年夏四月既望越九日甲寅陳處厚以卮酒一食
敬致酌于故監倉從事李丈之靈嗚呼人命危脆如
草頭露頃刻可翫忽焉滅去所靳如公豈曰寸尺一
日不見便為陳迹公來海渚曾是通家上堂拜母情

好無涯哭公之喪不獨祭身吾母吾婦涕淚沾中公
之嗜好曾非世俗所得俸錢買書滿屋如此人物所
謂金玉不愧昔人可以瞑自我來哭公龍山之旁追
念昔遊歷悲傷壁上新詩手迹未乾胡忍視之摧
折肺肝平生之懷寓以杯酒公不忘舊公其來否

代章由之外姪大猷

嗚呼死喪之戚是為可吊所謂無憾斯焉蓋鮮一封
鸞誥一作來自日邊天下婦人蓋亦有焉寒溪一帶
環村而流兄弟親戚團聚白頭女子之嫁胡為有是
令其有是之亦可已所愧一作我輩異縣他鄉終訣

之夕渺之茫之百年此念何時可忘長號一酌我心
欲狂

代章由之祭外姪

年月日謹以觴酒豆肉哭吾丈母宜人于古龍道下
嗚呼贊皇公昨焉南渡携其甥以來為之擇對而配
以夫人夫人之生何者為可恨也空村六月岌然之
樞將走故墟我輩一二甥哭此道上下一作肺肝如裂
嗚呼百年之母暫焉不得面即心魂飛去况如是一
掩土而泉闕香之無有曉時耶悲痛之語所不忍道
唯有一哭之之而又哭也已

代衆人祭林美政

七年夏四月辛亥改承事林君以是日大招王仁合
徒友二十人以杯酒盤飧敬酌之網山林亦之為之
詞曰嗚呼君於井閭所謂善人平生好事相見情親
兒郎輩之一皆業文獨力當門不憚苦辛胡為晚歲
若有促迫朱崖萬里隻身羈客生無來書死不知日
只憑南風收召魂魄人生慘裂何者可說所幸諸子
屹然自立擯擲海頭濠島居旅骸何寄舉目悲呼
二子徒跣窮涉號慕長途歸魂湏一相遇知生者吊
知死者傷卮酒登堂迺君家鄉

代盧國寶祭母

嗚呼人生一世如風之奔有母八十哭之何言我雖
無憾我心不然憑棺大呼不孝蒼天嗚呼蒼天奈何
此心靈車且遠不可追尋唯是卮酒長號拜跪子母
平生如此已矣

代高子羽祭清叔

嗚呼相見未幾有是來哭不知死捐一何其速所視
親戚涕零不足亦謂肝腸了無一曲昨於未病乃如
催促伯姊仲妹一至其屋悲痛此語歷歷死別有來
卮酒恍如面目

代從弟履之祭外舅父

五年秋九月十有三日丙寅女孫壻林士端謹以酒漿魚鮓之奠哭故承事翁之柩于道上嗚呼阿翁之死莫然其順也此為不憾吾又何悲翁之作室寸寸身如頽波突出隱然晏涂如是幾年去如轉臂者聞此語傷人肝肺嗚呼水南草木秋風蕭條自此而逝香不可招亦有卮酒行之揮涕翁勿遽去吾其為翁女孫之壻也

代余師春祖母大殮

八年八月既望越六日甲子亡祖母宜人以是日大殮承重孫余東卿敬以酒漿雞豚之奠哭酌于柩下嗚呼廬陵一歸乃歿吾父未及數月而祖父棄去所恃祖母如百年大樹胡為一夕復爾僵仆嗚呼痛哉為人子為人孫三年而哭三喪惜之人世何以為活也前之衰斬也後之衰齋也質之古不敢以輕者易重者惟是仍其杖經撫棺大呼斂胸漉血哭且盡而無聲可哭也哀哉

代祭稚春

年月日亡男九郎以是日大殮汝之手尚幼阿爹使汝姪孟同小同隨汝妻以卮酒酌汝嗚呼天乎吾老

矣吾有三子曩者哭其二焉今又哭汝嗚呼天乎予
何辜有是夫予年七十五而無子女之子年五歲而
無父老者老幼者幼汝何遽棄我而沒也聞之昔人
喪爾親無所聞喪爾子喪爾明吾今而後乃知此言
之悲也子哭親喪不敢自毀庶乎可以當大事子之
死父骨無所託是安得不斲絕耶爾子藐然未能扶
吾舉聲一號爾妻爾子隨我後而哭幽明道絕汝或
聞此哭聲其亦何腸可斷也

代友人祭稚春

年月日陳日益等以酒漿魚豚之奠敬哭吾亡友稚

春於綠煙亭下陳與機以齒長酌酒以告林亦之為
之詞曰嗟我里有如吾友平生義重千金塵垢胡
為一夕倏爾彫逝交遊拊心行道揮淚艾軒之門雜
選瑤琨一時朋儔知有稚春即謂歲月可以橫駕豈
為屢跌尺寸不遇李賀無壽益郊竟窮昔人遺恨乃
芽爾躬草堂數畝所謂鹿門祀菊孤標盡室逃喧生
無雜念死亦先言此尚不亂他皆浮雲父喪良子兒
朱良父况我金石悲情轉苦纏繞一卮哭君何處當
門白水寸寸愁緒

代曹子微祭父

年月日孤子承以觴酒雞豚之奠敢告于考君嗚呼
灾禍之來乃如轉臂吾父生無一疾一疾遂不可救
蒼天蒼天母乃太酷耶母氏彌年抱病藐然子女况
俱未有所識而父也棄去吾携吾妹隨吾母哭吾父
吾何以為活也杖經既具敢以告哀吾父聞此語其
亦痛不可忍肝腸寸裂也耶

代友人祭曹叔明

九年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十有六日癸丑同舍三十
人以危酒殺藪之奠致酌于故曹十九叔明之靈嗚
呼曲推幾年逝者如許遽失海陽復哭吾子豈為故

人俱正於是情之所鍾不可排棄君有家室豈無所
累悠々終歲若無一事人生頭白無時休息如君一
日乃為一日昨者往還亦惟有君可是侯芭便識子
雲柴爐情語歷々俱存恍焉莫睹落涕傷魂來朝空
山日短天寒君有令子何復可免于嗟今夕有來哭
者十年交情明燭之下

代章由之祭弟海陽尉

冬十月既望越浹日乙丑海陽尉縣四十弟之柩歸
殯于疎野原頭三十九兄以杯酒家殮哭酌之嗚呼
痛哉嗚呼哀哉汝不緣寸祿汝視南潮陽數百千里

知為何處而乃死於是福無絲髮災如丘山嗚呼痛
哉嗚呼冤哉人孰不有死而汝如之何其死也汝母
老矣汝婦幼藐復無所字汝如之何其死也凶問之
來吾哭之累夕即招汝之魂魄為汝之主謂喪有無
後無之主也親戚閭巷朋友姻舊來者哭於我所視
靈坐之旁聞然無杖者莫不長嗟痛涕以是為深冤
也吾走兩驛得汝之柩汝母見我一哭幾絕汝婦憑
棺而立自己不能哭嗚呼痛哉天之禍人無乃太甚
耶既而阿母呼我言曰吾與幼婦兩身一命惟汝生
死之汝能生我之即活不則吾二人不待及門而死

也語畢拊膺大哭吾亦哭如是三呼我皆哭卒不曉
其語汝之兩舅乃從其旁而申予之固不敢逆母之
命然予惟有一子如之何其續汝也母曰汝夫婦尚
少此非所當慮吾之子死矣吾今無所依倚汝其許
我即令醜子杖經隨以入汝不許我則速持我之柩
來我亦不顧此命也嗚呼痛哉吾無父母阿母即吾
母也吾母以生死詛我吾其敢逆之哉質之古人有
名其從弟之子為毅者蓋取其兩家共此一子也昔
有是言吾其敢逆之哉雖然汝婦今有遺娠苟男也
即以醜子歸于我或我更得男也則以此男為汝之

後而阿醜亦歸于我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不然則吾
誰欺之天乎吾惟有一子如之何其續汝也嗚呼痛
哉嗚呼冤哉

代陳仲孚祭女兒

九年冬十月壬申林氏孺人十八姊以是日出殯柩
車過吾屋弟陳玆敬以酒漿雞豚之奠於此哭酌之
嗚呼父歿之年我尚遺腹曾是數歲伯兄奄沒一門
惇之孤兒稚女况以病母生何處所吾母幼瘠孱姊
及姊慰母目前姊為隣舍諸孫繇變明燈夜闌尚未
母旁戲笑未還胡為一疾倏爾捐祖母之哭之淚斷
眼枯我之哭姊復憂吾母若是衰年其何以處樵車
所經是為屋隅子母之情於此何如勿謂彫落此懷
長畢野蕞咫尺恍如昨日

代朱季年祭父縣尉

年月日亡父縣尉以是日出殯伯樞諸孤謹以酒漿
豚魚之奠敢昭告于柩下嗚呼空村送死肺裂胃傷
豈為福故來不可當一柩在堂兩柩兩旁一作房哭
夜漢欲死未亡私喪奈何父為巨創芻靈即去斷魂
渺茫天乎不孝終古此觴

代曹子微祭母二首

九年冬十有一月五日癸酉孤子承敬以卮酒豚魚
之奠敢昭告于亡母孺人嗚呼空山送柩日其有幾
曾是灾禍颯焉又至天之降殃如不克斃迺者屠裂
尚有母氏含辛茹苦同是哀死今則與誰號歛吾母
零丁一身單弱一女大叫空堂其何忍處三日而歛
哭者畢聚所視前喪寃乎已矣

又代

於乎未及半年乃送雙柩生人慘禍盡此於身况茲
一杯是為永訣眼枯無淚灑血以告

代陳敦夫祭弟壽夫

元年春三月乙未十四兄以酒漿魚鮓之奠致祭于
故壽夫十五弟之靈嗚呼汝何促迫乃為此役竟滅
其身無尸可哭亦有敝廬於斯百年誰是客死汝乃
不反九十之母懸之汝歸一日南風幾回倚門豈謂
汝死已閱數月聚屋一號眇視天末汝有幼婦汝有
弱子我不敢哭恐慟其母堂之左辟招汝魂魄無限
傷心寓此卮酒

代章由之又祭弟海陽尉

元年夏四月既望越十有二日壬午故海陽四十弟
以是日掩土從父之兄三十九兄以卮酒家餐哭之

墓下且諄之曰少年登科少年宦遊少年而死於女
無所憾一區之墓阿雛未能祭而吾為之祭此女妻
女母所以搥胸裂肺欲嘔其血者也

代方士登祭母

嗚呼吾母竟止是耶斷機之訓嚴闔棺之久隔千寬
萬恨吐腸唾血晨朝日東靈車且發縱有卮酒累之
兒女何情而為此一訣也耶嗚呼蒼天不孝蒼天

代林蒙仲祭母

嗚呼吾母之柩車未出門我則不敢即死吾母之柩
車既出門吾又思所以畢吾母之念我亦不敢即死

號天叫地情不逮語嗚呼竟哉嗚呼痛哉

代林耀卿祭文母

於乎夫人偶來未還竟爾不起夫豈終焉蓋亦有地
生則敬事死其敢負置棺我屋哭之如母吁嗟白頭
嫁夫育男一夕瞑目各東西南唯暮之春遠日斯至
子來逆柩歸祀故里一杯長訣魂無悠々義隨子歸
我不敢留

代陳敦夫祭母

於乎吾母九十如百年巨木今其云亡何可告訴嗚
呼哀哉昔先人未死乃如門戶一出母手况吾父既

沒而門戶纖悉非母其誰故我自童駭及今莫齒長
子抱孫惟母是恃而不知有一日辛苦也言念及此
涕血俱下嗚呼哀哉塗車既飭芻靈即遠平生母子
如此卮酒嗚呼哀哉

代陳子圭祭外舅

嗚呼百年姻婭其來也舊何哉後進復生一作華曹
園則共爨屋焉並雷豈謂一疾而不可救一官南海
歸則拂袖人有是非我如童幼所以死生皎々如晝
閭井共哀矧余甥舅追念曩昔雙涕如溜福也每哭
心狂目瞽莫春雨寒薄々酸豆雖則寓情此情曷究

代曹敬曾祭父

年月日亡父以是日成服孤子敬曾隨曾祖母祖母
及母以酒漿魚豚哭酌于柩下喪禮不二斬謂天惟
一天而父惟一父也三世發母乃屬之藐孤抑不知
此身可以事三世之母如父之欲瞑目忍死出一語
者否乎長號大叫天乎哀絕

代友人祭陳伯順

嗚呼伯順朋儔心高場屋意健平生未騁竟死寒牕
昨者同堂子亦脫屣早聞警策葩亦初抽豈其能歿
竟不克壽子以妙年伉儷俱殞有子而嬰有母而老

雙樞嵯峨何者心目官橋西行曉月東上一卮永訣
千古摧心

代鄭釋卿祭妹夫伯順

嗚呼吾妹卯也死之百有二十六日而伯順死人世
悲寬今昔歎咎未有如是其甚也吾與爾比隣與爾
朋友與爾親戚平生胸腹豈一哭可了卯也事爾歲
月未久男在稚齒女為乳下兒嗚呼哀哉少年夫婦
同時彫殞乃留孩嬰墮人眼淚吾父母及爾母也各
已白頭每一哭汝即腸寸斷而心縷裂也天寒雙樞
慘之一卮百年未死痛不可盡嗚乎哀哉

綱山集卷之七

祝文

試粧

年月曾孫某敬昭告于曾祖考妣某之女卜以是日
辛卯適于鄧氏槃有酒漿几有菽藿曰有鬼神是用
以告

惠安親迎

年月日曾孫某謹以酒漿雞豚之奠敬昭告于曾祖
考承事妣太孺人某適某卜以是日親迎迺如斯邊
盥手以薦示不忘所由始也敢告

陳子白醮婦

迺滌斯缶迺蠲斯俎迺告于爾神此為庶人之禮也
敢告

章徽之醮婦

乃仲次邴乃消良日乃以其婦盧氏見是雖非古是
安得為非古也

曹子微醮婦

阿季之子彙以是日授之室所謂棗栗於物則微於
禮則重也

丹井罷齋

惟是春月一耒丹井山泉不枯夜竈無恐茲豈無相
之道耶歲行盡矣羣居謝去曰有卮酒以告于神
其必賜之飲此酒也

紅泉堂集

昨者羣居嘗於此乎假館一歲之福唯神之錫今復
為是集敢有告于神禮也敢告

孔子廟上額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醴之奠致告于廟門之神孔
子門墻周徧六合乃如此土亦有宮庭祠題一新士
氣十倍盥粟以告示不敢專也

神祠

年月日網山林某謹以果酌告于祠下昨者湘鄉嘗一至乎此而此里衣冠燁々可數今茲且來又何敢望先達亦以假館信宿必謁于神祠此為古道也

聘書

鄒子西

一門所出有如兄弟之驩百里相期還逆婚姻之請顧茲結好不待贊辭惟於羣從之中曾是兩言而決載瞻萱草敢陳束帛之儀更把茱萸即聽雙魚之賜

脩仲

去家十里夙聞矍鑠之翁有完一區敢拜綢繆之問以夫婦之前定非卜筮之可憑謂闕然所陌之殊而有此婚姻之好託丹青於束帛願走下風結忠信於百年請從今日

曹子微

登堂拜母不惟結好於一朝內采問名蓋亦託昏於兩世豈謂老大尚許後來實惟久要之不忘遂使請謁之如舊東床坦腹蚤聞二子之賢舅氏同心更藉片言之重

章徽之聘盧氏

官塘一帶有如杜鵑之間鹽海雜居敢辱崔盧之族
况千里還家而事非曩昔豈東帛通好而語及綢繆
為慕廣平之才名深愧嗣宗之子姪盟雖前定蓋緣
合席之驩吉有他來更賴大家之訓

方徽之

載瞻華裔是為百乘之家豈為草門敢拜儷皮之間
蓋慕賢者之必有後益慙稚子之未能文爰及仲春
即諧佳偶三山可想已聞不日之盟一水非遙况是
同邦之好

陸提幹聘吳氏

李札何其君子弗改前言陸遜未有遠名敢希貴胄
實由數世之託遂合二姓之歡伏承某官第幾小娘
子夙蘊婦儀幼閑姆訓某第幾學生某箕裘未習詩
禮願依幸因匪斧之言輒拜委禽之請雖齊非偶也
禮必在於固辭唯鄭有請焉敢忘於如舊

陳子牙

早以交情逆憑媒妁唯有取於丹青之託故不謀於
龜筮之言豈邕南使者之家乃如姻偶實汶上故人
之好素辱綢繆此雖藉於久要蓋亦歸於前定少陳
菲幣即聽俞音

回鄧氏

結言而退尚賒半紙之書修好乃來還拜雙魚之賜
自惟孱弱敢辱謙冲以不忘夫婦袍戀之心而又
有此束帛箋之寵寧逡巡而弗聽當繾綣以如初
亦以老夫欲男女婚嫁之畢請從今日有草木臭味
之同

惠安納采

曾是生男唯欲婚娶之畢豈為擇對要先人物之求
以賤息於城南讀書之時而名家有東林坦腹之問
乃言繾綣不計道塗苟非同心之如蘭奚敢出疆而
載質問名納采蓋一從於先生之言自始及終若無
預於迺翁之事

回鄧氏請期

惠而好我莫非秋實之言終焉允臧當卜歲寒之月
高子羽請期

陳子白請期

卜云其吉是惟十月之交我不敢知更藉一言之決
龜長筮短皆言暮歲以相期橘綠橙黃况是一年之
好處

林履之請期

玄冬十月欲修秣馬之儀黃髮一言即聽抵龜之決

田鄧氏定日

五禮已備又傳聞於尺牘之來十日為期當再拜於
入門之外

玉山集卷之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網山集卷之八

青詞

真君生日

橐籥何私凡有求而皆至乾坤未毀如常睹於始生
敢憑秘章少露微悃伏念臣某等同此宇宙雜然蠢
愚為血光之所蒙去道體而益遠惟是巨靈彌誕之
月乃為暮春袂除之時玄旒遙臨常恐六合之隘長
劍所指即看五嶽之摧有是神明接於耳目爰抽尋
於仙笈用報答於良晨伏願邈爾蒼龜翩然藜駟雖
莫測於莽眇之際若有觀於胚胎之初白日青天苟

於斯而不老紫袍金帶宜與是以長存

祈雨

吁嗟求雨適當仲夏之時膚寸合雲敢起崇朝之望
是雖人欲其亦天心竊惟並海而耕可以為田者少
雨不時降歲其多荒矧是懷新之苗己如蘊崇之蔓
非呼天而有禱即望霓之無由爰躋龍蟠以救龜拊
伏願群仙並下列聖洞昭掃蘊陰於瀆史望阡陌而
沾足無遠不被沛然三日之霖可祝而來倏爾一念
之頃

李監倉希彭祈安

同北太空孰是陰陽之患蠢然有物莫逃疾病之攻
身不自由天其可問伏念臣爰自初仕唯知有公官
雖賤而恭肅爾忘疲日不足而繼之以火以是彫憊忽
如沉冥海角無暨逢人試藥幾頃刻而莫救偶喘息
之僅存寡過未能殆去生於一髮捫心自咎恐獲譴
於三官乃罄單辭庶通玄鑒念星辰之不遠問罪垢
之自来微妙難窮敢恃有涯之養生成可託莫如無
禍之長

又代

歷官三十年敢後簡書之畏去家二十里遽纏風木

之憂輒自內慙豈為天譴伏念臣賦性褊急為人蠢
愚何疾病之相嬰有手足而無用閉門養病於臣之
身固無不可隳官曠職於公之事竊所未安爰藉科
儀式禳垢禡大空所聚若混沌而無知一物雖微實
生成之是託

陳監場夫人

觀乎宇宙不逃轉徙之中適爾形骸敢作久長之想
幸延歲月莫謝穹昊伏念妾林氏依村結廬去踞遠
市以北為寡過之道庶幾有殘息之留大化渺茫豈
微塵之或數行年八十偶斜日之尚存念人世之幾

何於中壽而蓋鮮或頃刻頃臯之已滅或春秋晦朔
之不知孰謂畸人有如晚歲敢憑真筭之語用答皇
天之慈伏願翻雲駟祭之月御唯是一念之頃有
來萬里之遙風燭逡巡偶有餘年之幸乾坤浩博難
名報德之私

趙縣丞伯達

三月聚糧曾有渺茫之請一年好處敢忘橐籥之私
輒罄丹衷仰酬玄鑒伏念臣某江湖短褐杞菊枯腸
空山屹屹以為勞青雲悠悠而不偶非敢望於金閨
之彥殆有同於小澤之癯昨者微官本自太上重熙

之日終焉中第又惟隆興曠世之恩自視無他技焉
莫非有造物者致憑真誥用款蒼靈謂十年有此遭
逢豈一藝得於輦輓茲大德以罔報愧卑辭之甚微
白馬青袍已見長年之有託雙松鉅竹更祈他日之
無慙

曹錢監夫人

大化晦冥奚有萬殊之辨至仁惻怛或憐匹婦之愚
俯盡微衷仰投玄鑒竊念妾陳氏未適壯歲早喪良
人顧隻影以自憐斷此生之長畢謂是發獨庶無咎
歟豈為殘朽之年有此疔瘍之苦雄黃石膽已盡索

於方書陪阿鮭釐恐或侵於夢寐無所告訴徒切呻
吟敢憑仙笈之琅玕有覩明星之皓皓伏願帝車遙
降魁象未臨於有無恍惚之間得璀璨翩躚之狀人
情不遠窮必至於呼天道體難名福莫長於無禍

王縣丞夫人

至精莫睹孰窮宇物之心幼女何知敢有呼天之請
蓋言悲痛曾是款求伏念妾亡母林氏少雖宦遊壯
而嫠處唯田畝經營之念無毫毛過當之思不謂三
年有藥果關心之若胡為一夕隔泉臺長夜之悲自
憐兒婦之愚莫知罪始之故敢憑素簡用扣朱陵是

為度人之津梁故起念母之夢想伏願泠然雨帶恍
若雲裳雖相去於杳冥若有接於耳目莫言五女於
緩急以無能即見九幽在頃刻而得度

張景言為父母

問死而問鬼神孰制短長之命呼天而呼父母莫勝
號裂之情祇叩瑤壇興陳升懇伏念臣某亡父從政
即可遠嚮從壯歲叨竊微官蓋有時而為貧故不憚
於涉遠戍瓜欲去書筒亟來臣適造門母已隔世臣
之血方繼臣泣而盡臣之父復枕臣膝而亡况弟妹
之兩指兼奴婢而同進嘈域載柩縹緲還家下三水
之孤舟瘴來似墨出萬里之巨海浪高如天夫何罪
愆有此凶譴爰藉超生之科笈用為度死之津梁伏
願列聖洞垂羣真並下聽步虛之寫水去斷梗之羈
魂地北天南豈在大空而或異鼠肝蟲臂一歸至道
之不言

疏

重建龜山塔院

螺紋江頭乃萬家之繁市龜山塔下有百年之精廬
不惟此桑邦祈福之場况是古蒲菴行道之處何忍
毀瓦忽如故墟有欲發一念之微似又非隻手之力

敢求諸檀施同結此善緣

福真觀開堂

丹井名區玄都勝地有來徼福曾是問津苟為蔬食
之弗克即見香火之或廢敢求檀施有開倒廩之懷
勿謂神仙自多辟穀之術

衆人祈雨

吁嗟求雨已無望於粵壇翻覆為雲更有祈於龍井
謂人事之已盡庶佛力之可憑即見巨靈有來膏澤
記

遊羅漢院記

九月二十日月魚子同吾黨十有二人遊鍾山日向
夕幽趣未足更登一小垵望其下有破屋一區或識
為羅漢故院四邊無尺椽惟中央一古殿傾倚僅存
殿中有數隻几子塵埃一色睨而視縱橫皆佛軀或
斷其臂或闕其鼻壁之西北角有聖僧椎子一枚蟲
食其半屋梁上掛一片破甌翩々欲墮而世尊尚巍
然於高坐上開目微笑如鄉者說法時也同游見之
傷嗟不已予遂以手摩挲蟲注椎子生贊歎心云此
真所謂法王法如是也又有語我者北去大湖十數
里有一院目之為大藍南北西東固無籬壁佛殿上

頭亦無屋子蕭然數柱棊之而立下有六藏經一櫃
櫃板已壞爛而經卷所寄乃在風雨草露中半為蟻
窠半為朽壤耳又西通橫塘一帶有如東林不惟新
石既毀所謂故基往之莫辨前後沙門惟指一草埔
為住持予聞此語不覺失笑隻履西歸謂佛法即滅
所賴有此生之無滅也月魚子平生不學佛偶聞此
語便欲寫之碑陰而草莽無有刻之何處入門已昏
黑即促燈書之聊以補傳燈錄之闕彌勒下生當肯
肯吾語者不也

上梁文

海口夫子廟

伏以虎符十里有嚴俎豆之容鳧鳥一同爰重瑚簋
之事奚為煮海乃獲升堂竊綠曩昔之時有是神明
之像既不可毀所宜更新况斷垣敗壁之猶存有故
國喬木之可想行人怵惕過者悲吁若是據題或遷
延於歲月之後吾恐貌像已破壞於塵埃之中茲誠
痛心所恨無力恭惟判府安撫節使大丞相當文翁
之寄負周公之才訪祀典之有無參曲臺而斟酌仍
其故址易以新簷豈以禮而許人蓋緣情而起義宮
牆未改即觀百堵之成草木肅然如對兩楹之奠凡

茲里巷所謂衣冠敢不駁奔有同執後適已消於良
日爰用跨於修梁請奏驩謠以為盛事

兒郎偉拋梁東從北絃歌清夜同想得螺蚊添好語
近來龍爪又花紅

兒郎偉拋梁西兩兩盡梁如絲霓重見二年春二月
五人同日上雲梯乾道二年海口有五人登
料明年又為淳熙二年也

兒郎偉拋梁南八月黃花秋意酣况是圃邊曾學射
曲江好看頭街

兒郎偉拋梁北萬水蒼蒙聳山脊未說橋邊駟馬歸
里閭已自生顏色

兒郎偉拋梁上海內元戎舊丞相不有主盟如此翁
斯文安得令無恙相

兒郎偉拋梁下牛刀去袂何時把它年欲作舞雩碑
記取祠邊曾下馬縣大夫劉敦昨嘗走
海上經營故祠也

伏願上梁之後鄉里忠美風俗康淳即見海涯有同
沂水青雲雋士已遠月以齊飛黃卷逸才更摩空而
直上同是沾丐以極驩欣

網山集卷之八